

爭爾宜放心使人夫接待滿住之策具載屢降內傳且婆猪江土地沃
既滿住累歲住居營建家舍耕牧自在第緣作惡不已累被邊將致討
不能安居欲移住草河地面而未蒙奏准遠徙渾河之上其流離失所
明矣近又聞滿住自移渾河之後猶謂見討竄居山谷其地多虎豹屢
害牛馬不能安業糧餉匱乏其管下人或持土物往來開原買賣覓糧
或往遼東取保寄住或買糧米鹽醬如此者絡繹不絕以此觀之滿住
之因於遷徙可知古人之待夷狄也來則撫之去則不追其來尚矣滿
住若改心向化誠心歸順親自來朝或遣子弟宿衛則予之厚待將不
下於巨兒帖哈矣彼猶梗化不服則何必遣人招來乎雖不招來其終
困苦之極意必革面而來矣九察都乙溫甫乙看等自願招安則勿禁
不必拳拳請送乃至云國家不好用兵今年必無之放心使人也卿更
考前後內傳之辭酌量施行宗瑞回啓臣承內教不勝惶懼然兵家之
事貴知敵情今言滿住之情者皆是傳言而無親見之人九察管下之
人皆有因於滿住之黨率隱滿住之情雖百姓百來難得而知也若甫
乙看都乙溫管下皆是兀良哈大抵斡朶里性姦兀良哈性直若兀良
哈數十輩直往滿住窟穴則其中一二人必不隱滿住之情況九察都

乙温甫乙看等爭欲送人招安甫乙看則乃欲自往必是滿住暗送人
托三人求降也臣雖無智慮豈以夷狄招夷狄敢露拳拳之意而卑辭
委聽於其問乎○辛酉傳旨吏曹四部學堂教授訓導等雖已揀擇除
授而往往有不合師表者教誨陵夷今後以經明行脩可爲師表者精
擇除授○命還給李恭全吳寧老職牒○議政府因判中樞院事李順
蒙上言啓曰船軍寄命水上爲國藩籬其任至重故存恤之法載在元
典至爲嚴密近因昇平公海無虞謂船軍無事凡有興作輒役船軍暫
無休息船上禦侮之方何暇鍊習脫有急變噬臍無及實非所以安不
忘危慮遠備患之道也乞自今京畿各甫所定進上物膳及各司該納
物件外京外大小工役勿役船軍若各官築城及修葺牧場木柵等事
皆於農隙役以平民每年藏冰亦勿役船軍令兵曹量定京畿及江原
忠清上道各官烟戶軍役之京畿賦役量移他道其船軍皆以壯勇正
軍立役船上禦敵之方每日肄習從之○癸亥宗貞盛遣沙蒙仇羅
等十三人宗茂直遣五郎次郎等六人來獻土宜○乙丑親祭于
文昭殿○以權孟孫爲藝文提學李士寬漢城府尹裴桓工曹參議趙
侯行僉知中樞院事黃致身京畿都觀察使俞孝通江原道觀察使又

以劉卜兒看子仇難爲義興言中領護軍仍賜冠帶衣靴○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曰按儀禮經傳通解續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云其餘期以下至總也除喪則已月足而除不待主人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文獻通考宋開寶九年太祖之喪啓攢宮上與群臣皆服如初喪本朝恭靖大王之喪依宋制啓殯發引皆用初喪服元敬王后喪葬山陵日更着初喪服今士大夫葬日有服之親或不會焉雖會葬者亦着吉服有違古制願自今大夫士之喪有服之親雖已除猶必收藏以待葬日還着會葬庶合古制從之○議政府又據禮曹呈啓進士圓點之式一依生員例從之○禮曹啓日本諸島倭人已曾分等籍記以爲接待之隆殺而北方諸種野人不會簿籍乞令咸吉道監司詳考野人等所居地方程途遠近族屬殘盛成籍以送從之○丙寅李迹大提學行之子也迹迹之同母兄迹之子而蒙哥迹之孽弟也行嘗惡迹以書責之迹亦以書答之辭甚悖逆行怒乃作書述迹不孝之事及不給田民之意以遺其孫及庶子蒙哥厥後行與迹復爲父子如初及行卒致以祖遺書欲全財產田民迹亦出父所書分給財產文券欲與致分之致以爲非祖

所成之書乃偽書也遂訟于憲司致則據貴書訟迹前日不孝之事
迹亦訟致平日不祀祖父及燒神主之事憲司啓請先治致不睦燒主
罪以正風俗而後乃治此事遂命義禁府與三省同覈李迹李致蒙哥
等○傳旨漢城府江原道之民每當農隙斫材作梘沿流而下至京江
賣之或有全以此爲業者雖其營生之資實是國家之利也今聞沿江
居住之人及京中謀利之徒詐稱公處營繕或托爲諸君及勢家之奴預
到龍津菴彌等處不與其直威怯而奪之或拘留不放以延日月抑而
賣之是亦盜賊之流也而况山郡居民備嘗艱險累日轉輸一朝見奪
良可憐憫自今以後嚴加糾察於是遣人搜捕犯者甚衆並令沒官時
此弊大興民甚苦之出自 宸衷特設是命人民大悅朝野稱之○丁
卯月食○戊辰御勤政殿受朝○兀良哈仇難辭命饋之仍賜衣一
襲及笠靴紬綿布各二匹又賜從人衣笠靴○己巳視事判府事卞季
良無嫡子拜其妻子英壽副司正令主其祀○刑曹啓舒川囚申道者
謀殺人按律斬不待時從之○慶尚道都節制使河敬復卒敬復晉
州人也壬午中武舉歷司僕副正累遷至上護軍庚寅中重試武舉超
授僉摠制未幾出鎮慶源辛卯復爲僉摠制壬辰出鎮鏡城甲午陞

同知搃制出為咸吉道都節制使丁未拜議政府參贊庚戌陞判左軍
都搃制府事又令仍兼節制壬子判中樞院事鎮北方凡十五年恩威
並著士卒樂為之用野人畏而愛之苟非其義雖一毫而不取野人方
服其清國家倚以為長城乙卯入為議政府贊成尋復判中樞院事丙
辰罷歸田里尋為慶尚道都節制使辛年六十二人皆悼惜之停朝市
官庀葬事謚襄靖甲冑有勞襄柔德安衆請敬復性寬厚美容儀工射
御其在咸吉道也夫人鄭氏資其俸祿起第宅公還怫然曰吾平生甘
心於草屋何起第之壯耶即命撤之子婿與隣里共請勿毀然後乃止
此其立心之大槩也有一子曰漢○庚午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今因
馳報知童倉將婚於滿住即令政府兵曹議之僉曰童倉勢孤無依既
告上國欲移而不得又來我朝求婚而不得大抵去危就安人之常情
倉雖小醜豈無安危之計乎倉乃幹朶里之正宗也後日權豆之子年
長則童猛哥帖木兒麾下之人去就未可知也特皆歸心於倉若連姻
於滿住則豈無後日之虞乎令會寧節制使責童倉曰我頗聞汝欲婚
於滿住若爾則汝必詐我或托以赴京或托以出遊近境或潛隱而歸
矣然有聖旨令爾等仍居鏡城地面不必搬移汝管下人人皆共知之

汝雖欲婚於滿任誰肯從汝乎汝自此必為獨夫矣且汝既失信義何面目見我乎滿任構嫌於我不能安業遠遁深處汝欲從之是何心哉野人頭目近居者頗多何必滿任之女然後得妻汝必娶滿任之女仍居其穴則有違聖旨率妻還來則豈無疑汝之心乎汝之此計甚乖於信義非汝保全之計也吾為邊將不敢違 聖旨聽汝出境亦不可無

殿下之命而縱汝所為也汝必欲為此則親朝面稟

殿下之旨然

後可行如此諄諄切責深絕圖婚之計以觀其心何如大臣之議如此若不從而強欲移居則臨機處置亦可也邊境之事難以遠度卿其隨宜為之○刑曹啓利城人朱尚之訟田恃父功臣陵辱本管守令乞於四鎮充軍以懲後來從之○辛未幸東郊觀稼○癸酉受常參○對馬州太守宗貞盛遣藤四郎等六人來獻土宜○乙亥受常參視事○以李明德為中樞院事李皎慶尚道都節制使○以川寧縣滿五百戶始置教導○刑曹啓忠州囚金老殺人德山囚元龍金禾金石老強盜律並該斬從之○丙子受常參○傳旨平安道監司公邊石堡主守軍卒未必皆為壯勇瓮城之上左右無制敵之兵賊若登瓮城奮劍大呼將卒喪氣門城失守則禍莫大焉宜依中朝瓮城之制造築使門之四

方皆有救兵○丁丑遣同知中樞院事李燾如京師賀聖節上率
群臣拜表如儀○報祀于宗廟社稷○戊寅受常參○慶州府尹禹
承範辭上引見承範啓曰臣素有疾病常賴藥餌慶州民多事劇心
不堪任上曰慶州乃國之巨邑必擇大臣以往治卿其勿辭承範啓
曰若於近京之地則易求醫藥以保軀命雖再除留後臣且不辭若於
遠方則不能以時餌藥且今李孝仁授留後其妻之父母俱在慶尚道
請以臣換差上默然不答承範又啓曰臣以不才過蒙上德位至
二品今又以臣用之於大邑上恩罔極何敢辭避但臣衰病出守還
方似不得復覩龍顏以是敢啓因泣下良久而退○己卯受常參○
庚辰視事○司憲府啓曰柳江家門淫亂父子男女無別曾以本府之
請族默于外今未數年特命還京未幾拜江為僉知中樞院事臣等恐
無所懲艾上曰自古聖人不以子之罪加於其親弟之罪加於其兄
况今李錫拈柳仲謹之事不干柳江何以緣坐而不叙手○刑曹啓龍
潭人玄萬龍殺人律設斬從之○辛巳太白晝見○親傳朔祭香祝○
九月壬午朔梨花○日食以夜食無救只停朝市○癸未受常參視事
○宗貞盛遣左衛門四郎等七人宗彥七遣五郎左門衛等三人佐志

源胤遣善求等五人宗茂直遣延柱等六人藤熙久遣六郎等四人來獻土宜○全羅道監司啓今南原府刷出流移之民一千一百餘戶一邑刷出如是則各道流寓人物無慮萬數大抵庶民之遷徙率皆盡棄田宅而逃避及至新居無所容身寄生人家故數十年間能復蘇者鮮矣且既供國役則不須強還本土江原道僻在一隅高麗之季南方之民避倭亂流寓者甚多壬寅年間因飢餓歸還本土則尤不可強還也南方則倭賊防禦尤緊咸吉平安道及平康人物外六道人物一一推刷錄籍各從自願使之安業其咸吉平安道人物督令還本則家業尤至喪敗請姑今保授許接人而審察田地多少徐徐分運入送從之○義禁府啓都官奴吾麼大以白銀鬻於倭律該斬從之○甲申受常參傳旨咸吉道監司曾聞本道富居以南禾穀稍登今來通事鄭復言去八月初五日間大雨彌日鏡城以北之地水旱之田並皆水沒予甚驚嘆其可獲之穀幾何倉庫所儲猶可以救荒乎必輸南道各官之穀然後足乎商確以啓今此水災與庚辰戊申兩年之災孰甚乎境內湮沒人物有無乎復又言彼土公邊野人多被水災屋舍漂流然歎否歎並今訪問以啓○同知敦寧府事孫可興卒致吊致賻○丙戌幸誼成

君寔第賜宴孝寧大君慰其病愈也仍賜鞍馬又賜讓寧大君清平府院君公主平壤府院君公主鞍馬又賜敬寧君排誠寧君裊益寧君移惠寧君証溫寧君程厚寧君衿誼成君案順成君謹瑞原君寔順平君群生成陽君誦寶成君容樂安君寔高陽君秩元尹定正尹積訐孝寧大君幼子鈴川君尹師路驪興府院君妾兒馬各一匹又賜醫員元智單袂衣各一襲銀帶及靴以待孝寧疾也 上於誼成君第初下輦即揮淚見孝寧又泣仍設宴侍宴諸宗親以次起舞其終孝寧亦起舞獻壽 上亦起舞仍泣下宴酣 上曰予初欲徹夜今乃驟雨軍士露濕未安於心遂罷宴還宮夜已半矣○戊子受常參○議政府啓各道各官使命迎接時寢帳案枕競用綾段奢侈相尚弊及於民今後皆用本國所產絲紬絲布從之○己丑受常參○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今住興天寺僧徒並皆黜之令禪教兩宗擇京外有職道伴僧中年高持戒者今年九月入住明年九月適出以爲恒式從之蓋因比者興天寺僭明衍克拈處允等久居此寺多行不義以違師教以犯邦憲故始建此法○賜祭于都節制使河敬復其文曰惟卿風姿魁偉氣量寬綽早學孫吳才超衛霍遇 太宗毅然拔擢出專方面運謀運幕折衝禦侮功

名煥赫眇予承緒多卿將略位冠軍府注意尤篤仍委北方授其管鑰
籌邊十載山戎惕息予嘉乃績俾登黃階身佩安危借筭畫策頃又煩
卿而鎮南服倭寇晏清民安耕鑿允今朝野倚如山岳云胡一疾天奪
之速長城忽墮曷勝傷盡今遣禮官俾奠一酌靈其有知庶紆歆格○
加設宗朝府書題十五通前爲六十人以宗親多而吏額少故也○
佐志源胤遣善林等二人石見州周布兼貞遣三郎兵衛等二人來獻
土宜○辛未夜流星出畢昴間入天苑色赤狀如拳尾長五六尺許○
領中樞院事崔閔德上言曰今以沔川山城內險而大改築邑城夫沔
川外有左道都萬戶波知島萬戶灘知島萬戶大津萬戶泰安瑞山唐
津各官各浦布在海門雖有賊變而非最初受敵之處姑令勿築邑城
更遣朝官審定然後築之舒川城子賊路初面且旣已始築今年畢築
何如令兵曹與議政府同議領議政黃喜等議先築沔川後築舒川之
議已定而迨今未築者第以城基未定又因年儉耳非以沔川爲緩也
大抵山城用於緩急之時不用於平常之日故上下出入民皆厭憚今
者巡撫使趙末生因民所望已定邑城之基且備器械又逼役民之期
而遽爾移役舒川固不可也蓋沔川山城三四大臣各執所見紛紜未

定雖遣朝官想必難定且各道州縣有邑城有山城者頗多今畢築沔川邑城如有難當之賊又築山城應變何如右議政許稠議前者臣見啓本云邑城乃沔川人民之自願且有水泉山城水泉之絕故臣於前議請依啓本今崔閔德上言山城幾乎畢築不可撤破竊意老將之言恐有所見也臣竊意水泉足不足之說起於今日乎起於山城一定之時乎山城一定之時如有水泉不足之說則必不取此城其時水泉有餘則不應今日猝然不足也是可疑也水泉有無非一二日經過所可驗趙末生豈能知也宜使人更審而定之左贊成申槩議沔川邑山兩城未知孰便難以遙度然舒川近海口正爲忠清道受敵初面賊船若由金羅道而來則其海路必初至舒川歷庇仁監浦洪州瑞山泰安而後達于唐津沔川崔閔德之議誠得先後緩急之道當初議之時後舒川先唐津沔川未知其意若舒川築城諸事可能及期則先舒川而後沔川似合事宜從黃喜等議○壬辰御勤政殿受朝○癸巳以趙克寬僉知中樞院事朴中林左司諫大夫李孟常兼知刑曹事李師元司憲掌令○宗貞盛遣四郎等八人宗茂直遣彥九郎等二人宗彥七遣看前都老來獻土宜○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西班牙三品以下將士專以

禁軍禦侮而設其卒徒僕從不可不衆自上護軍至于司勇大以使小
甲以事尊大小尊甲各有等級其來尚矣至於使令之設隊正則統十
人伍尉則率五人十司每領隊正二十人伍尉四十人各有統屬故總
謂之六十六之號自高麗至于本朝常稱之本朝亦創設防牌揀擇
庶人有力驍勇者一千五百專屬兵卒雖攝六十各色補充軍分屬十
司五十領然每領分屬之數多不過十數且各領將兩色軍人亦盡送
于各處使令及力役之處隨領者不過一人或無一人焉上大護軍護
軍等皆無相隨各率其奴雖入直侍衛之日兵仗鋪蓋亦無有賫持者
今聞高麗盛時上大護軍各率隊正伍尉十數人護軍亦率七八人足
任使令捕逃禁亂莫不如意今至於此則脫有捕禁之事亦無如之何
矣又聞高麗重房或設都府外或設補充軍或置差備軍外方各道定
數分定若隊正伍尉有關則選上充差其來亦久今倣此制及本朝充
補甲士之例十司各新置差備軍五十名則十司總計五百人也令兵
曹擇閑良驍勇者分隸十司專屬上大護軍護軍根隨之役各領使令
之任勿使他役考其任日勤慢多少近仗防牌攝隊副有關隨即充差
其不由差備軍出身者不得差近仗防牌攝隊副之職永爲恒式若其

入屬者衆多數過五百則分番役使及爲近仗防牌攝隊副并計其法以
廣開庶人仕進之路益礪將士驍銳之氣從之○議政府啓續刑典節
該祖業奴婢其子孫不願祖上遺書擅自與他未便一從遺書決給乙
卯年教旨節該無後婦人奴婢分半給其奉祀義子今官吏等不知立
法之意眩於處決然出家女子已去本宗以夫家爲重以義子爲己子
其自己所得奴婢分半給其義子不肯於義非擅自與他之比當依乙
卯年教旨分半決給其無義子者當依六典從遺書決給且無繼嗣者
既以同宗支子立以爲後一應家事皆如己子其奴婢財產泥於遺書
不傳於爲後者而傳於族人則尤乖於義一如親子決給爲便從之○
甲午傳旨判義升牧事今年農事不稔不宜役民然今所進各色玉皆
可用若深鑿則庶得美玉矣故委送玉工無弊採取○集賢殿啓曰賜
祭文用信寶有違古制且今朝廷致奠祭文亦不用璽乞下禮曹參詳
從之○今禮曹與政府大臣及僉知中樞院事李藝同議接待對馬州
倭人事目李藝議曰倭人所持之物三十駄以下者留館十日四十駄以
上者留二十日八十駄以上者留三十日以此爲留館之期禮曹參判
安崇善參議尹炯等議曰彼雖資食而來當以禮待之若勒令刻期則

彼謂我國難於供億而督還也其待客之禮何如縱令督還其貿易未
畢則彼必請留矣其將黜之乎自今令其道監司於其到泊之日開具
所持鬻販物件馳報本曹移文各司預辦綿紬俟客人入京即令貿易
若買賣未畢彼將何故又留乎若綿紬不足而使客人久留則所掌官
吏移憲府罪之則庶乎無弊矣判書權躔議曰臣初到禮曹觀客人久
留之弊以謂若定護送官使之督行彼必不得已而行使護送官就
館言之曰我辭禮曹可速上道倭人曰客欲不去主人反督之歟遂不
行如是者再故臣以爲雖定日限彼必不從徒爲輕我法令而已勿定
日限爲便領議政黃喜右議政許稠右贊成李孟昉等議並同權躔之
議左贊成申槩議曰倭人等無彼我關係之事唯欲以自己之賤物
求我高價累月留館其悍惡不遜慢易國家之心已甚待夷之道或施
以寬大哀矜之恩或示以嚴厲凜烈之威庶可制馭固宜嚴立留館日
數挫其悍惡慢傲之氣然今既抑損來使又定留館之限則恐彼缺望
姑停此議徐觀其勢何如並留之○乙未左參贊趙啓生卒啓生字敬
夫揚州人戊辰中第歷藝文春秋檢關脩撰陞三司都事守利川縣兼
任川寧拜司憲監察守平澤縣又爲雞林判官歷左正言持平掌令

議政府舍人藝文直提學判軍資監事守水原府歷司諫參議出判原州拜仁壽府尹出為黃海忠清全羅三道監司又歷禮曹參判大司憲兵吏工三曹判書乙卯拜議政府參贊啓生秉心寅畏操行廉簡自少至老手不釋卷雖當美冗急遽未嘗疾言至是卒停朝市謚靖平恭已鮮言靖執事有制平有子二克寬遂良○丙申慶尚道採訪別監蔣英實進昌原蔚山寧海青松義城等各官所產銅鐵及安康縣所產鉛鐵○議政府據吏曹呈啓京外官吏考已滿當陞資而遭喪者並棄喪前日月更以終制受職之日為始又滿三十朔五考三上然後乃加一資夫喪者人子之大變所當矜恤非有過罷閑之比也以遭喪而虛棄前功不近人情其父母於病苦之際率皆以此為念亦為可憫今成衆官喪畢還仕者通計前仕已有成法乞自今京外官吏亦以喪前在任日月及考績通計從之○丁酉咸吉道都節制使啓新設五邑正軍外次正軍及餘丁擇有力能走者為隊卒常時練習槍劍以備攻守慶源三百名會寧二百五十名鍾城一百五十名慶興一百名富居五十名定為常數從之○己亥司憲府上疏曰傳曰為人臣止於敬又曰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蓋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截然而不可犯矣安有一

毫慢易之心哉近日幸孝寧之第及其將還乘輿已駕繖扇已陳衛士
布列而判中樞院事李順蒙據胡床於繖扇乘輿之間其不敬之心根
於中而無禮之狀見於外者如此曾爲人臣而敢爲此乎侍從之士不
忍視其狂僭或有正之者順蒙略無驚怖反懷忿恨攘臂而叱之其慢
易驕逸之氣文過長惡之情彰彰明甚矣臣等聞此不勝憾憤請劾其
罪至于再三冀待天回已逾旬日而俞音未降天語切至教之若曰風
聞之事不可舉劾醉中之事不宜科罪臣等聞命祇懼反覆思之義不
容已夫閨門之內曖昧之事則謂之風聞可也沉酗于酒顛沛失儀而
不自知也則謂之酒失可也今順蒙雖曰醉酒坐於胡床與人相詰言
語動靜不至於迷亂是則不可謂之昏醉矣侍從大小之臣舉皆目覩
而切齒不敬之罪已播於朝廷是則不可謂之風聞矣第以臣等之不
獲親見謂之風聞置而不劾臣等切恐狂僭之徒無所懲艾越禮犯分
陵上之風自此而起矣伏望 陛下命攸司鞫問明置於法以懲不恪
之罪以嚴君臣之分國家幸甚不允○議政府啓今遣李藝至對馬州
與宗貞盛已定約束而來乞自今對馬州宗彥七宗彥次郎宗茂直萬
戶早田六郎次郎及一岐志佐殿佐忠殿九州田平殿大友殿薩摩州

石見州等諸處使送人如無貞盛文引不許接待對馬州人因請人口
而來八月以後出來者亦勿接待然過海之糧卒然不給則必致怨恨
姑給米每船三石從之○庚子司憲府啓海平君尹延命特蒙 上恩
安享富貴宜當謹慎乃於文昭殿入番之日托故不入釣漁遊戲出于
門外且前日稱疾不入直者已五度矣鈴平君尹季童溫寧君程於國
忌致齋之日共辦酒饌登高遊樂俱爲不當命竄延命于外餘皆勿論
○壬寅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溫指揮也時等七人來朝引見于殿內曰
爾於遠路艱苦出來也時對曰 上德裏不知辛苦而來吾等無他意
只欲終身歸順宗貞盛遣津江次郎左衛門等三人萬戶早田等二人
宗茂直遣大郎四郎等二人萬戶六郎次郎等四人藤次郎子藤四郎
等二人藤熙以遣善溫等五人藏久家遣七郎五郎等四人來獻土宜
○義禁府啓及第李迹荅父書辭悖慢據律以罵祖父母父母絞不待
時李蒙哥及李孜追改文書授受日月並杖八十命孜蒙哥各減二等
迹依律施行○司諫院右正言李禮長啓曰判院事李順蒙會據胡床
於輦繳間人臣之罪莫大於此憲司請劾其罪已進封章 殿下不允
臣切痛之須從憲司之請以正君臣之分 上曰前日孝寧之第侍衛

之士命皆賜酒順蒙之失乃醉中之事也既賜之飲從而罪之是使之
陷於不義也况其處非闕內之比乎禮長又啓曰李行以文行名故贈
謚文節臣等今觀義禁府所劾之案家醜甚多其不合於文節者甚矣
請追奪其謚以正名實 上曰改謚非細事也宜封章以啓○癸卯司
諫院上疏曰人臣之職莫大於敬不敬之罪王法所不赦乃者親幸孝
寧之第之日車駕將還判院事李順蒙於繖輦之間特據胡床無禮不
敬孰甚於此憲司論請其罪 殿下特垂寬仁竟不允許臣等切有憾
焉古者人君出入警蹕所以嚴臣庶之觀杜慢易之漸也人臣下公門
式路馬不敢以昭昭信節冥冥惰行所以廣敬也順蒙雖素無學問不
知是義然侍從日以習見威儀非他潛然無知之比也况順蒙身爲都
鎮撫糾察衛士之不謹乃其任也已則先犯分失禮而反以非之者爲
非忿慢使氣略無驚愧之心敢肆桀驁之態爲人臣者固若是乎 殿
下釋此不問則以順蒙狂悖之心其肯曰臣罪莫大 聖上寬仁乎其
意必謂臣之所爲不至失禮故 殿下不之罪也如此則安有懲艾遷
善之端乎伏望 殿下曲垂睿鑑俯從憲司之請以懲不恪益嚴君臣
之分不允○乙酉幸西郊觀放鷹○丙午受常參視事初贊成申駁上

言竊惟歲在戊寅權姦乘 太祖違豫謀欲挾幼專國外則鄭道傳等
聲言宿衛群聚宮側日夜謀議內則李濟等日夜侍側肆行讒搆內外
相依聲勢頗露當時識者固不憂懼我 太宗深懼禍迫謀將出避時
有忠臣義士言之曰忽君父之危絕國人之望而謀存一身非義也固
執留之至有痛憤涕泣者至八月二十六日之夕內嬖等詐稱疾革矯
旨急召諸王子我 太宗與昆弟趨入宮內覺其有變稱疾而退單騎
歸邸至無可奈何坐而待之 宗社安危間不容髮忽有一二忠義之
士聞變趨邸擁逼而出 太宗不獲已而率腹心數人倉卒應變直趨
姦黨之所不期而會者甚衆姦黨伏誅萬世之業定於一夕此乃天也
非人力所逮也臣伏觀獻陵碑文記戊寅之事曰 太宗炳幾殲除臣
竊謂此語不止泯其實跡大戾 太宗之心夫幾者動之微也先於事
未形者而行之謂之炳幾或有敢行不根無萌之事而巧飾之亦曰炳
幾我 太宗心地光明正大如青天白日斯言也無乃啓後世之疑乎無
亦使天日之心不明而在天之靈有所不懌乎且此舉也與唐太宗丙
戌之變事同而情異建成兄也唐太宗有推刃之慘芳碩孽弟也而國
人誅之唐太宗夙有兵備不俟彼變而先費之我 太宗素無兵備而

有彼之變然後乃應之以此觀之其含隱忍之誠心不獲已之實跡遠過於唐宗矣判之于石所以傳示無窮也以此誣妄傳示無窮可乎臣又覆思之 太宗此舉再安王業事重義大所當特書大書不可微婉其辭伏望聖裁 上重其事留中不下數月矣一日出此書付之都承旨金墩曰汝獨見之勿令人知他日予將親教至是日視事畢諸臣皆退獨留墩教曰予親聞之 太宗曰戊寅八月變生之日芳碩等矯旨金重貴促諸王子入宮予呼撫安君曰隨我來撫安君搔首逡巡而入內予與益安君數人出西門而去 太宗之心蓋欲保全撫安君也又聞於人云庚辰二月之變 太宗曰予將何顏出兵應之乎義安君和完山君天祐等泣而請之曰不可已也於是不得已出兵 太宗實錄予不可見矣其令春秋館入 太祖 恭靖王實錄于內 上見實錄還出付墩曰卿抄錄戊寅庚辰之事以進於是懷抄錄以進 上不聞見還付墩曰實錄所載甚踈予所聞之事亦多不載矣然實錄不可更改碑文宜改記甚悉即令墩議于槩槩曰臣聞之黃喜云戊寅之變太宗先知欲單騎避入於東北面趙英茂把 上衣而泣止之且史官本草記事稍詳而修實錄者略之矣實錄亦當改記 上謂墩曰槩則

既知春秋矣今抄錄史官本草以進本草記詳則實錄修改似亦宜矣
此大事也而兩議政亦當知之汝見兩議政議之墩議于兩議政黃
喜曰戊寅庚辰之事臣雖不目覩臣所聞不載於實錄者亦多矣史草
既詳則實錄亦宜改之若不載於史草則實錄固不可改也而碑文固
當改之許稠亦同喜議數日申槩權躡等抄錄史官本草以進亦不詳
矣但戊寅生變之夕諸王子出西門或奪他馬以歸靖安君蓋欲保全
撫安君等語實錄所無也權躡曰昔聞於中樞院副使田興 太宗聞
興安君之死驚悼曰生亦可矣不必殺也即命興斂屍夫興侍從 太
宗者也若問於興則庶或知其大槩矣 上今墩問於興興曰興為
太宗道鎮撫常隨 太宗太宗有時與益安懷安上黨諸君於暗處壁
人偶語臣心以為何事至八月二十五日夕 太宗監巡訖詣闕內入
直所益安懷安上黨諸君先詣矣時未下人定鍾矣 太宗呼臣曰汝
還監巡廳察巡官俄而中官出曰 上病篤諸王子急入宮 太宗曰
諸兄可先入予腹痛如廁後將入矣即潛出還本邸臣在監巡廳初更
已盡 太宗率十餘騎過光化門臣出監巡廳謁馬前曰臣亦隨之乎
太宗曰汝其在此察行巡 太宗到東門外南閭妾家人其隣家光

明如書斬鄭道傳沈孝生等李茂出曰我爲李茂也命赦之以茂前此
依違其間故也南閭逃捕送巡軍獄 太宗還監巡廳夜未三鼓於是
益安懷安上黨諸君稍稍來集兵勢稍振柳萬殊率其子原之帶甲走
馬見 太宗不下馬曰是何事歟 太宗曰拿出萬殊曰令公何迫
我如此軍士爭斬之時親軍都鎮撫趙溫朴歲入直都鎮撫廳 太宗
使人召溫歲等溫聞命即率麾下甲士牌頭等出光化門謁馬前歲不
即從命 太宗命溫令盡出入直甲士溫即使牌頭等還入闕盡率甲
士而來未幾勤政殿以南甲士盡出趨附兵勢大盛左政丞趙浚右政
丞金士衡等承 太宗之命趨來會坐於刑曹門外允有所爲皆令都
評議司使處置其夜 恭靖王爲 上疾篤醮祭于昭格殿 太宗使
人請來 恭靖已聞變逃矣 太宗使人廣求又有人出自宮內云昨
昏宮內聞靖安君逃出興安君驚云恨不及二十六日巳時世子出光化
門令張括等領兵擁衛至南大門外縊死午後撫安君出光化門命配
通津日沒興安君李濟出西門軍士追及家前斬之 太宗聞之驚曰
保全亦可雖生存無害也即呼臣曰興安君死矣奴婢皆逃散汝率甲士
二十餘騎到其家收斂其屍令奴婢毋散曰若散者予當不赦請翁主

曰毋驚臣於是盡如所命使婢子傳命曰我靖安君道鎮撫也靖安君聞與安君之死命我斂屍使翁主母驚翁主聞之感喜撫安君過楊花渡被殺 太宗聞之亦驚悼撫安與安之死皆非 太宗之意也墩以興所言啓之仍啓曰今興之所言但大槩耳未知其詳興雖從於太宗本爲微賤豈能與知其謀乎知戊寅庚辰之事莫如李叔蕃耳但叔蕃貶於遐方若使人往問之則可矣 上頷之後又問墩曰議諸大臣僉曰使人問之可也申槩云率來問之可也於爾意以爲何如墩對曰叔蕃得罪於 太宗不可入京擢遣職兼春秋頴悟者往問於貶所可矣 上曰所問非小事也必須到京或親問或令如爾輩問之則可以無遺知之使人往問而倘有未盡則焉能又遣人問之乎今錄叔蕃罪名以進即遣知印金穆孫召叔蕃仍教曰叔蕃雖犯罪年已老矣驛馬供饌汝其護視毋令路上發病○議政府啓謹按活民書朱文公崇安縣社倉條約節該逐年二月分將舊保簿重行編排有營運不闕之人即註不合請米字又云人戶所貸官米至冬還納不得過十一月下旬謹稽續典京外還上分給條京外還上米豆鰥寡孤獨及貧民爲先分給其或遭喪葬之事罹水火之災一里共知貧乏之人隨戶大小多不

過五六石給之軍營義倉歛散條節該各戶所受還上米豆損實敬差
官督察歲前須令畢納臣等竊謂本國所設義倉之法與文公社倉
條約無異立法非不善也但其收納率從姑息不以歲前爲限無知之民
多方糜費及至歲後家無所儲種子口食還仰國庫則官司非徒不忍
催徵又從而加給今年既如此明年又如此一戶未納之數或至百餘
石各官倉廩名存實無此所謂國非其國也願自今外方各官還上依
六典須始於冬初歲前畢納從之○戊申幸東郊觀放鷹仍幸于孝
寧大君弟○移御臨瀛大君弟○庚戌議政府啓前此諸島倭人例給
過海糧以送宗貞盛宗茂直所送人則給十日糧一歧州所送人則二十
日糧佐志殿所送人則三十日糧九州宗金所送人則四十日糧肥州
大守源義所送人則三十日糧石見州周布蕪貞所送人則二十日糧薩
摩州藤源熙父所送人則九十日糧然今察詳自我國富山浦至對馬
州北面順風則一日程宗貞盛宗茂直所居處二日程一歧州四日程
佐志殿佐志殿五日程肥州原義所居六日程九州宗金所居七日程
石見州周布蕪貞及藤觀心所居十三日程薩摩州藤熙父所居十五
日程其給糧之數過多將爲難繼宜量減其數佐志殿佐志殿給二十

日糧肥州十五日糧九州二十日糧石見州薩摩州及大友殿所居豐後
州並三十日糧對馬州仍舊從之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八十二

世宗皇帝御製

世宗皇帝御製

世宗皇帝御製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八十三

冬十月壬子朔親祭獻陵命領議政黃喜判書河演前知中樞院事

黃子厚察判閔義生都承旨金敷等至風水學官審定壽陵于獻陵

之傍○議政府撫兵曹呈啓仇良梁兵船已移泊蛇梁而仍稱仇良梁

萬戶未便改稱蛇梁萬戶 從之○癸丑司憲府啓曰知蔚山郡事金

苟寶出身武班無結練之才年將七十欲冒年仕宦於解由追減年歲

又前任連谷萬戶貶黜而詐言考滿得代茲謫莫甚且今答劾書不分

寅辰不察資級是誠魯魚未辨昏愚無知不合臨民之職請罷之 從

之○加曹啓龍潭囚玄萬龍及升通殺人律當斬 從之○甲寅議政

府據兵曹呈啓西班三品折衝以下八品修義副尉以上並與東班各

品相間今新設正九品進武副尉次於繕工錄事之下從九品進義副

尉次於將仕郎之下 從之○乙卯傳旨吏曹溫水理治諸疾頗有神

驗予之求之實是為民非若古人求神仙之意富平府之有溫水非唯

中外喧騰且其邑人亦不能道其情但不明言其所在處耳屢遣使尋

訪而官吏民不體予意慮其將來煩擾之弊同聲隱諱其為橫逆甚矣

今若如前固諱則貶降官彌以懲其罪如有他邑人陳告則永無復號

之理將此事意移文曉諭○藝文大提學洪汝方賚勅及欽賜冠服回
 自京師 上率百官迎勅如儀其勅曰今賜王遠遊冠服至可領也賜汝
 方鞍馬設宴慰之○左議政仍令致仕孟思誠卒思誠字有明新昌人
 丙寅擢乙科第一人選補春秋檢閱累遷典儀丞起居舍人右獻納出
 為水原判官移知沔川尋召為內史舍人歷禮曹議郎司憲侍史中承
 諫議右散騎常侍出為公州牧使召除司諫擢代言累遷吏曹叅議藝
 文提學漢城府尹司憲府大司憲仁寧府尹禮戶工吏四曹判書議政
 府贊成事判右軍都摠制府事丁未拜議政乙卯請免乃為仍令致仕
 然國有大政必就問之卒年七十九計聞 上慟悼率百官舉哀停朝
 官庀葬事謚文貞忠信接遺文清白守節貞思誠為人恬靜簡易禮士
 出於天性朝士雖秩卑者謁見必具冠帶出大門外邀致上坐及退亦
 鞠躬拱手目送待客上馬然後還入門昌寧府院君成石璘於思誠為
 先進其第在思誠第下每往還必下馬過之終石璘之世又能審音律
 或自製樂器然稟性仁柔凡朝廷大議居官處事短於果決一子歸美
 先亡孫二孝曾季曾○丙辰傳旨尚衣院高麗恭愍王時蒙賜遠遊冠
 袍年代久遠累次改造其時中書省浴內無佩玉與夫冕服蔽膝有山

火遠遊冠袍蔽絜無山火今尚衣院所在遠遊冠袍有單佩玉蔽膝
有山火此固可疑恭讓王影字佩玉如青玉尚衣院所在佩玉以青白
玉水精雜爲之尤爲可疑無乃失真乎今賜冠袍有雙佩玉且有圭其
體制殊異舊時冠袍固宜毀去然舊物宜備後考姑留一件藏之別積刻
標曰高麗舊時冠袍今後勿用○丁巳還給李師曾城牒○忽刺溫兀
狄哈家音問遣指揮沙羅哈來獻土宜○議政府據兵曹呈啓進貢五
色種馬內五明馬鐵驄馬白馬等乃是稀罕之色每當進獻難於措
辦乞於慶尚全羅忠清三道各置一牧場別養孳息以資進貢 從之○
傳旨咸吉道都觀察使都節制使今啓愁濱江以南野人所居水灾尤
甚漂流一百三十九家東良比兀良哈十五人漂流溺死其田穀並皆
損傷每來告曰須賴國家賑恤得免餓莩愁濱江遠處野人則勢難
周救若近處野人雖非我民平時撫恤今當飢饉不可不救且獸心
之徒窮迫生釁亦可疑也若欲賑恤則邊儲不足其有迫切哀鳴者請
令邊將諭曰我邑所儲皆是軍糧但哀汝飢困貸以給之秋當償納給
以斗升何如卽下政府議之或云雖在近境旣非我國之民今若以還
上爲辭則必不喜悅而終亦不肯償之如是而勢難督納不得已蠲

則其感悅之情必淺矣其令失農業者開諭國家憐恤之意量宜賑給
或云一依所啓予心皆以爲善卿等同議量宜施行○戊午親傳講武告
宗廟香祝○司諫院上疏曰謚者所以記實德垂勸戒者也必名實不乖
然後民知所從矣臣等觀李行荅子迹書略曰要首相已媒女爲妾非
士夫所爲及汝罪戾附益之論以大逆予之絕汝者止錦川之怒也臣
等以爲要人之妾非士夫所爲則然矣其曰附益之論以大逆則語涉
不敬罪迹之時 殿下稟於 太宗咨於大臣熟察而罪之豈豈輕重於
其間哉又曰妹家悖逆先母曰願天速降灾殃以懲不孝予嘗見此
欲告官罪之重傷其骨肉止者非一然恩義難絕予爲代言除妹督職
臣等以爲妹家悖逆不告官足矣竊弄權柄反加爵秩而誇功於子此
豈人子之心人臣之義哉又曰汝因去妾之怒以書詆我宜告官斬汝
惡揚家醜姑止之臣等以爲迹辭悖慢猶且含容是誠惡揚家醜也
其後行到迹農舍凡百所爲無不指畫還歸路上相與唱和辭語款洽又
迹患足疾行寄詩問疾情意懇至然行糊連前日與迹往復之書書其
尾云凡此文書雖有欲見者慎勿出不得已則當傳本以示之密與蒙
哥曰後日遇害以此書證之是何外存父子之貌而內懷陷害之計乎

又責孫馨牛峯縣令禹傳曰爲妻母設齋供米甚少又不親到其待妻母甚薄予欲告官罪之奪汝奴婢恐揚家醜姑且停之臣等以爲九喪具稱家有無而以寡約爲咎守令越境有禁而以不親到爲非崇信浮屠至欲越禮豈是識理儒者之言乎以如是之人而諡以文節諡法學勤好問文好廉自克節其名實之不稱甚矣伏望追還其諡俾後人知善惡之所在令議政府議之僉曰行所謂論以大逆專指朴豈也豈有非上之言乎諫院謂語侵不敬過矣所謂竊弄權柄專指權臣也非謂如代言之卑也且高麗之季超授一族者滔滔豈獨行歟諫院謂竊弄權柄過矣且行囑遺書於蒙哥遭父子之變不得已也謂禹傳薄其妻母者非信浮屠也徇世俗而言也行之爲人好學苦節今以文節諡之非虛美也若以行爲不父而追奪其諡則後世必謂父子之間孰是孰非且未奪爵何必奪諡 上曰行之崇信浮屠非獨見於責禹傳也曾與成石磷葷飯佛誦經其信之也以矣外若相親內實猜嫌待平人尚且不可況於子乎行之爲人輕薄甚矣然諫院所謂竊弄權柄語侵不敬則誠如政府所議矣薦用族親人人皆然此無他舉爾所知故也但有公私之辨耳何獨於行責之手迹之得罪在予即位之初豈嘗之所爲歟諫院之啓過矣所上書留中不下○己未刑曹

啓私奴彥敬三犯竊盜按律當絞從之○庚申 上將謂 齊陵駕次原
平廣灘京幾監司黃致身進狼尾 上曰講武時勿進狼尾已有傳教何
以進之○慶州府尹禹承範卒爲人好詩酒終日飲酒而不醉連飲數日
乃醉是日暴卒有子繼孫繼蕃繼忠繼良○辛酉次于臨津通濟院西平
是日大風雨雪渡頭狹隘輜重不能渡人馬雜還相蹂踐日暮猶未盡渡
帳幕皆爲風雨所毀拔人馬不能安息或有與從者相失而立以達曉者
命義禁府推覈司宰判事李禧水站判官金攸趙旭生等以不能護渡軍
士也仍命多積柴燎火以救霑濕寒凍之入○壬戌次于海豐所并是日
雨雪稍止然以風寒命軍士日出後乃行○江原道自初十日至是日大風
頽屋拔木○癸亥親祭 齊陵謁穆清殿道經松都生徒父老等獻歌謠
學生歌謠曰伏覩 主上殿下以聰明睿智之聖承 祖宗積累之基持盈守
成克臻昇平之治奉先思孝益致報本之誠躬蒸嘗以致著存履霜露而增
休惕爰舉玉 趾祗謁園陵仍過松京之舊街大慰都人之爭後山川動色
佳氣藹於郊垌父老騰歡頌聲沸於道路臣等生從草野澤被菁莪翠華
聿嚴欣瞻天日之表青衿聳抃敢獻芹曝之忱詞曰惟我舊都于崧之傍
有美新京于漢之陽雲烟釀瑞爰有寢園於皇 列聖貽燕後昆我后丕

承繼述增光親裸大室以謹蒸嘗瞻彼高陵松楸鬱蒼霜露既降追慕
益新逮茲孟冬躬蒞精禋以誠以敬孝思克伸龍旗攸指慰我都人于
以省民匪游匪畋神人均慶喜動山川黃童白叟踴躍後先稽顙祝釐
我后萬年在簡小臣鼓舞天淵獲覩耿光不勝歡心作為歌詩矢此德
音老人歌謠曰伏遇 主上殿下宣聰作后盛德在躬發政施仁至治
隆於三代繼志述事聖孝高於百王享祀以時追慕罔極乃感霜露之
節益深悽愴之懷祇謁園陵予以巡省上致奉先之孝下慰後后之心
慶協神人歡同朝野臣等蒲柳衰質僂僂殘形久被惠養之恩獲躋仁
壽之域瞻鳳輦之至止爭雀躍以歡呼謹拜手稽首仰陳風謠詞曰勉
勉我王克明其德其德克明昭哉嗣服繼序不忘孝思維則春秋匪懈
享祀不忒白露爲霜歲亦陽止來方禋祀烝昇祖妣籩豆靜嘉有飶其
香以孝以享降福穰穰四牡翼翼八鸞蒼蒼言觀其旗爲龍爲光拊我
畜我允王維后維此惠君民之父母黃髮兒齒燕燕居息日用飲食莫
非爾極天其佑之萬壽攸作申錫無疆子孫千億生此王國其樂如何
大小稽首是用作歌○賜衍慶寺僧米豆共一百石○次于長湍縣貫
松平先是慶尚道觀察使趙瑞康啓洛東江左右各郡禾穀浸水朽損

乞依古者水旱風霜免租之制施行全羅道益山等五邑民六百餘人
上言近來連年旱荒今又累月大水禾穀朽損乞免租稅即下戶曹議
之戶曹啓曰貢法已論一戶所耕全陳損者免租則觀察使必依貢法
而施行若未全損則不可免租矣乃命留之至是左贊成申槩啓曰全
羅道沃野等處及慶尚道洛東江左右水沒並朽無一秉之禾今當貢
法之行人民嗷嗷臣恐租稅不能收矣况今試驗之時朽損之處不可
不免租他道之望貢法者以此將爲輕重矣古者水旱風霜之災一皆
蠲免乞於上項水沒各處減其租稅以悅民心 上謂都承旨金墩等曰
貢法之設所以除踏驗之弊也今欲試貢法又審而免稅則何必行
貢法乎故慶尚監司之所啓全羅人民之上言曾寢不行今申槩所啓
如此汝等之意以爲何如墩等對曰洛東沃野等處臣等嘗略知之矣
霖雨連日不霽則下流壅塞瀰滿田野禾穀朽腐此衆所共知也小小
朽損之處不可勝驗矣其衆所共知之地則乞從申槩之議爲便 上
曰還宮後更啓將與政府議之○甲子次于積城廣施院平○吏曹判
書洪汝方卒汝方字子圓南陽人少登第補藝文檢閱扈從溫泉時有
權貴僕隸恃勢橫恣掠取芻藁司憲掌令朴翺移牒豐海道按廉金汾

劾問掠取者姓名汾畏勢寢不報鞫捕汾從吏榜撻訊問上聞之大怒
召鞠命還其家汝方進曰鞠實有罪然已在風憲糾察非法乃其職也臣
職非諫諍然古者諫無官至於庶人皆得言之故敢昧死以聞即賜酒
慰諭命召鞠復職累遷司憲監察禮兵吏三曹佐郎司憲持平吏曹正
郎陞議政府令人尋拜司憲執義又兼知刑曹擢代言遷吏曹參議出
為江原道都觀察使歷恭安府尹禮刑曹參判拜大司憲以言事配長
鬻量移長湍構戀主亭以寓愛君之誠召拜仁順府尹出為平安慶尚
道都觀察使又為全州府尹陞判漢城府事至是為吏曹判書卒停朝
市致吊致賻謚文良學勤好問文溫良好樂良有三子元用亨利用
汝方生長膏粱頗以詩酒自娛不喜浮屠父母之喪不作佛事○乙丑
還京師群臣出迎于興仁門外還御臨瀛大君第○丙寅議政府據吏
曹呈啓曰竊謂昔周成王命周公留後治洛留後之名昉於此非以是
為稱號也開城乃高麗舊都今稱留後司而官職又稱留後副留後殊
無意謂稽諸史典唐於東都置留守宋高宗即位於應天府亦於東京
置留守紹興八年移蹕錢塘置行宮留守乞依唐宋之制開城留後司
改稱開城府留後副留後改稱留守副留守從之○議政府啓謹按王

海漢舊儀皇帝信璽教兵召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宋
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天子行寶封冊用之皇帝信寶賜隣國書及物
用之皇帝行寶降御札用之以此參詳今賜祭文用寶有違古制且
朝廷致真祭文亦不用璽願自今賜祭文不用寶從之○上引見諸承
旨曰初議貢法時如有水旱風霜之災如近年忠清一道慶尚全羅之
北道則臨時令民免租可矣雖非一道而一邑全損則可以免稅矣若
踏驗小小不實之處則非設貢法之本意也既云一戶所耕全損則免
稅其道觀察使必有處置矣假令一野之田減其東田則西田之納租
者怨咨而訴訟不已且雖豐年必有損處如掩各邑損處而算之則其
數豈小乎但免一野之田何能止民之怨乎雖然申槩之議如此若等
之意又如此令其監司分辨乎擇遣朝官審其朽損之形乎更與大臣
共議以啓領議政黃喜等議曰貢法之不善如此上項朽損之田不可
不免租若不免租則民生必困我國山川甚多不如中國之平行一家
所耕全損者必多矣假如耕十畝者九畝朽損則一畝雖實終歲之養
必不足矣九畝之稅何以能辦乎臣等以為衆所共知水沒之地則免
租便益又觀察使既任一方何必別遣朝官乎崔士康曰若令觀察使

分辦爭訟必多臣意以爲別遣朝官審其朽損而後下免租之教 上
曰非不信觀察使也欲遣朝官審其朽損之處而後施行耳即遣判內
贍寺事卞孝文于虜尚道軍器監正閔恭于全羅道以審水役之田○
丁卯還御景福宮○司諫院啓近年凶歉荐至今年農事雖曰稍稔然
有築城之役今又遣軍容敬差官則民間騷擾之弊必多姑令勿遣以
休民生如不得已則待築城畢發遣何如 上曰此意甚佳○刑曹啓
典獄囚晉州人前司正姜揆女奸霍工人升龍按律俱處斬李仲
寶三犯竊盜當絞安岳囚巨金殺人當斬從之○戊辰受常祭○遣中
樞院副使李明德賀正朝戶曹參議高得宗進貢種馬五十四匹又遣海
平老尹迎命謝賜冠服 上率群臣拜表如儀其謝恩表曰天心字小
庸篤懷綏膺息踰涯采增感激撫躬自慶銘骨何忘竊念弊邦端逢熙
運曩在臣父之世特被袞冕之榮方今視朝之儀曾未用夏之制肆據
誠悃以聞奏欽承勅諭之丁寧茲當使介之旋果蒙殊尤之錫衣裳燦
爛既會賁於微躬冠履焜煌矧加恩於寵數洪私若此前昔所稀茲蓋
大度包荒至仁綏遠諒臣用周之志憐臣變魯之情遂令孱資獲霑異
渥臣謹當恪守海甸彈奏節於一隅顯望雲霄祝皇齡於萬歲方物表

曰天眷悉深特頒命服土宜不腆聊表謝忱謹備黃細苧布三十匹白
細苧布三十匹黑細麻布一百匹闊黑細麻布二十匹黃花席二十張
滿花席二十張滿花簾席一十張滿花方席二十張雜彩花席二十張
人參一百斤松子二百斤五味子二百斤雜色馬三十匹右件物等產
自遐方製非珍品豈足充及物之享惟以效獻芹之誠 太皇太后皇
太后並白細苧布紅細苧布黑細麻布各二十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
一十張○己巳受常參視事○初敬差官李藝至對馬島宗貞盛謹受
約束及其回令津江次郎左衛門護行仍獻土宜至是津江次郎左衛
門辭令禮曹修書答曰比者國家遣敬差官李藝往問起居廷下開
誠厚待及其還也貴使隨至仍奉辱書就審動履迪吉欣感駢深示及事
件披閱不已一一啓達就中四事益為修好之約我 殿下亦用嘉之
其一人物請還自今停寢其二陸地諸處使人出歸時若無我之文引
則不許接待其三諸處使人回還時過海糧米任意量給其四島內各
處圖書雖已成給無吾文引則其出歸船須即還送所諭切至尤為真
謝但固城及仇良浦兩處捕魚已於慶尚道地面乃而浦富山益浦等三
處許令捕魚為生難以更啓餘在還使不須縷縷莫加保愛仍遺貞盛

鞍馬及紅繡子十斤氈冠一事靴套一事米豆共二百石燒酒二十瓶
饗果等物○庚午初中樞院使韓確隨駕回至揚州聞其妻父洪汝方卒
乘昏馳至京城門已閉不得入乃請守門鎮撫李衍基兵曹正郎南季
英行上護軍延慶皆以無開門符不聽確強之乃開門得入既而有中
宮內史承內旨將詣行在所以無符又開內史不得出後事覺憲司推
劾以咨曰韓確擅入城門衍基延慶李瑛等從韓確之請擅自開門宜
置於法命韓確延慶等聯李瑛衍基並贖放一百還任○辛未藝文
大提學趙末生上書曰臣子瓚拜司憲監察生身到憲府累經齊坐而
不署是議臣犯賊也歲丙午春臣以奴婢一事受貶流外憲府官吏素
與臣有挾因臣怨家密嗾務為深刻鍛鍊成文羅織臣罪其有挾事由
如有上問臣當實對士夫之家生子若孫孰不願為明時之用臣特
蒙聖恩位至一品心竊以為聖上已燬臣罪賜臣寵渥以至如此
士林之議當自此而公也今憲府依丙午年誣論織成之罪發瓚前程
桑榆晚景情甚迫切乞下攸司辨析臣之犯職與否疏上命司憲府署
瓚告身○壬申命於興天興德兩寺勿令兒童學習近年上稍信佛
故有是命○癸酉議于承政院曰前此無識之徒爭聚鷹犬遊放原野

踏損穀田故設爲鴈牌定數七十其後加一十今更思之宗親衆多平時無事豈不欲事鷹犬乎若遍給之則恐大臣不得受也更加一十何如僉曰今此造牌之時宜加二十乃令兵曹加造鷹牌二十○典獄囚金南亡達等連日暴死 上慮獄官失於救護刑官濫用拷訊以至獄卒侵責因而致死乃命司憲府劾金南亡達連日暴死之由以啓○議政府啓六典以天文地理星命卜課推稱陰陽學今業地理者稱爲陰陽學掌曆象日月星辰者稱天文學陰陽天文歧而二之殊未合理自今業地理者依舊稱風水學從之○甲戌視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考諸六典曰三品以下奉使人及在任死者致賻米豆共十石紙七十卷今比碧潼戰亡者又非平時之比乞許惟剛致賻米豆各十石紙一百卷限五年復戶超品追贈其軍官軍卒元有職者陞品無職者九品追贈并錄其子 上從之贈許惟剛中訓大夫禮賓尹餘並授職有差○刑曹啓嘉山囚金莫同熙川囚金仁已殺人內贓寺奴巖回三犯竊盜並處絞大丘人尹巴只殺其妻弟之夫鎮川民女德金殺其夫之妹並處斬從之○乙亥受常參○所訖浦萬戶房喜慶率軍人拮倭爲風所飄失其所之乃命招魂致祭致賻復戶○議政府啓大抵水陸防禦固守疆

域勿勤遠略庶無要功傷民之患國家初設兵船欲使泊立要害以禦
寇賊而已未有窮追海外之令頃者一二將帥窮追海外僥倖成功或
有蒙賈者自此各浦萬戶千戶或遭買賣通聘之使率皆掩捕以希功
賞而事露得罪者比比有之或飄風而失其所之者亦有之非小患也
甲寅年全羅道處置使道醫負仇思敬等十二人追倭下海飄風不返
今又萬戶房喜慶領軍四十五名而飄失雖能捕獲不足償其所失况
無所獲而致敗者乎願自今公萬戶千戶雖聞賊變勿令輕動移泊兵船
於要害之地嚴器械謹候望固其守禦互相救援除搜探附近諸島外
海外遠島雖有賊氣慎勿窮追如有可乘之機隨宜處置從之○丙子
受常參○司憲府上疏曰臣等今承趙瓚監察告身署經之命反復思
之君謝之法所以旌別淑慝激昂名節所係匪輕攢父未生在 太宗
朝久握政柄恣行貪欲靡所不至贓賄狼籍罪至於死特蒙 殿下再
造之恩復參宰列然犯贓條件著在罪籍終不可掩至其子孫並列朝
著允在士林尚且憤疾况臺省糾察之任乎伏望追改成命遞瓚職事
毋使緣吏子孫得汚臺省之任不允○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丙辰丁巳
連歲大飢各道之民救死不贍弓箭器械皆不及備今若遽遣朝官點

考則不無騷擾之弊乞令各官守令嚴加點檢轉報都節制使移文兵曹待庾申秋遣朝官點檢從之○丁丑御勤政殿受朝○司諫院左正言李禮長啓曰往者行幸還宮之日本宮使神巫於道傍設淫祀以駭大小臣僚之觀聽誠為未便請罷之且東宮侍講之官職掌輔養宜擇端人正士以內資主簿金叔滋兼書筵正字臣等竊謂叔滋曾棄糟糠之妻受罪沉滯今蒙赦宥復開仕路然未聞悔過之跡臣等以謂薄行之人不宜備員於侍講之列請亟改差 上曰然行幸之時本宮所設神祀甚多今後當於隱密處行之叔滋之事予當更議○舊例雖累代耕作之田若屬各驛位田則驛吏例奪而耕之以驛吏艱於備馬故也然平民全賴仰食之田一朝見奪因而失業亦為可憐故至丁巳年禁驛吏之非因備馬濫奪民田者其菜麻兩麥之田則不許奪耕驛吏欲依前例奪耕訟之不已至是 上令政府議之領議政黃喜等議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若從驛吏之願則邦本騷擾將至於失業驛吏平民不可偏重且允立法隨立隨毀何以示信乞依前日受教右議政許稠等議曰平民雖或失業各有依歸可遂生業若使各驛彫弊則軍國傳命重事難以平民代之宜令驛吏任意區處左贊成申際等議各驛位

田驛吏任意區處初無成法若許奪耕則侵奪不遺一畝民將苦之不許則驛吏亦艱於備馬互有妨碍難立經常可以之法驛吏之奪其位田而備馬其來已以平民被奪而告爭官吏臨時區處亦已久矣如有告爭者依前例令監司守令察其情理從宜辨析從許稠等議○戊寅月犯金星受肅叅視事○傳旨平安道監司前判江界府事李震啓內禁衛黃茂潛語臣曰征婆猪時當夜戰李韞擊本國防牌割其耳而反受其賞臣聞之即以茂之所言通于都節制使移文監司推劾眞僞其以所聞所推詳錄速啓○藝文大提學趙末生以年過七十且以有疾辭職上曰藝文館閑官卿雖有疾可以調理毋有辭職之意○全羅道處置使田時貴追捕倭船一隻即命戶曹正郎李寧商宣慰○義禁府推劾李迹以歐罵祖父母絞不待時報于政府政府皆曰可遂啓初覈獨領議政黃喜曰大明律罵祖父母父母條云九罵祖父母父母者皆絞註云須親告乃坐今李行答迹書內理宜告法司愧無誠感格又惡揚家醜姑且隱忍止之則告官治罪似非其父之意况李行卒於迹家父子之息未至永絕矣擬於親告而科斷則恐違律文本意上曰親告乃坐實是律文則手書著名與親告無異李行雖死其當時惡迹之心

可以想見於書中矣况父之私情雖惡揚而不告國之公法當懲罪惡而不赦假令有人詆其父而予偶親見則其父雖不告之子不得不置於法也遂從初覆之啓○上謂承旨等曰李蘊割我國人耳而蒙賞則誠非小事然予以爲虛實之間聽偏裨之言而劾主將則失國家禦將之大體漸不可長自古邊將成功而後必有如此諂諂之言昔李靖尚未免群小之謗訕今欲勿論李蘊之事卿等宜與兵曹議之○刑曹啓私奴莫松歐傷其妻本主百姓李乙殺其妻兄律當處斬邊貴生殺人當處絞從之○己卯平安道監司啓曰今進獻五味子元數二百斤但有七十五斤餘皆未備上曰五味子平安道所產得之既易且無時進獻之物所當預爲之備既不能然而又不先期以告謝恩使至其道然後馳書以啓豈無其罪今司憲府推覈以聞○庚寅受常然○有僧信照言富平有溫泉遣司宰監正李師孟京畿經歷權躡率役徒二百鑿地尋之經旬未得○議政府啓今太祖太宗有服之親並皆復尸以厚其生親親之恩至矣然內外子孫不限世數故踈遠之人亦望上恩冒附屬籍誠爲未便願自今四祖繼姓子孫不限遠近並皆復尸異姓則限八寸復尸其未與限內而已受復尸之文者還收從

之○十一月辛巳朔御勤政殿受朝○命放還辛晉保○對馬州九郎四郎等二人來獻土宜○壬午受常察○以申得海同知中樞院事尹敞
僉知中樞院事○集賢殿副提學崔萬理等上疏曰臣等聞李迹之罪
今以罵父比律處絞臣等雖未見迹父子間往復之書然其父行成書
未發厥後累年待迹如常為遂為父子如初又且卒於迹之家以此觀
之假使行生存其終不告可知况其身死已久而是書出於墻闥之餘
則似難得以親告比也原迹之情因可誅矣然父若欲殺其兄其弟誦
泣以諫欲殺其弟其兄亦誦泣以諫使父子之間得全天倫此孝悌之
道天理人情之至也今迹之弟及姪陰挾利心謀戕骨肉將父生時不
務之事告於父死累歲之後暴揚家醜是奚異父攘而子證恐未可以
興孝悌勵風俗也臣等妄謂律文所載親告乃坐恐深有意乞下六曹
與大小臣僚更議施行上曰今若等之請如此假使迹歐父至死不
即發覺而發於累歲之後則若等請之如此耶萬理等曰若迹歐殺其
父則臣等何敢有辭今迹之事不可以歐殺比也○癸未受常察視事
上謂諸臣曰李迹之事吾嘗反覆思之且議諸近臣矣律文罵父母
條云親告乃坐歐父母條無親告乃坐之文若以律文本意父母不親

告無去絕之意不可加罪則歐與罵等耳歐父母條何無親告之文乎
 此無他歐則蹤迹明白不須親告罵則蹤迹曖昧不親告則不可加刑
 設若人罵其父子偶見聞則豈擬於不親告而不坐其罪乎李迹之事
 其父既筆之於書奚異於親告哉古者人法並任自漢以來專用法律
 然公孫弘斷郭解獄猶且不依法律且所謂人法並任專指有司而言
 也不為人主而言也大明律亦云律無正條應加應減議定素聞蓋律
 令不得波盡事理當取自上裁然不依律令任情用刑則弊不可勝
 言今迹之事不然觀迹答父之書辭甚悖慢迹非無知者也是可忍孰
 不可忍縱釋不誅貽譏後世則無乃不可乎但義禁府按律當議定奏
 聞直請處紋此則未可也集賢殿亦上書言之予欲令政府諸曹更議
 右議政許稠對曰此實難斷府中亦有駁議者古人云左右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殺令政府六曹議之甚當諸臣皆出上謂承旨等曰今有
 言迹因孽弟蒙哥所殺之書得罪為未可此則不然迹之所犯在赦前
 人皆以為免死致與蒙哥安知迹之罪至此乎設若知之其親跡輕重
 懸隔甚遠豈可以蒙哥之告為非而宥迹罵父之罪乎予聞李致日夜
 號泣曰老叔若死我將何顏以見眾人致初不料叔之罪至於如此明

矣其令政府諸曹更議以啓又迹妻鄭氏及女等俱上言乞免死 上
問於金墩曰今朝予言李迹之事似爲淺露然予所言誠是矣向者大
臣有言迹可減死今集賢殿儒生亦上書言迹罪不至於死彼儒生所
見如此何足過哉然其曰弟姪將父生時未教之事謀我骨肉非所以
勵風俗也此言則似過矣詆毀祖父之人旣置典刑則此乃正風俗也
况迹義絕於父其弟姪之訴何足罪哉迹之罪誠可罪矣然有言迹可
減死者予何必欲殺之乎使政府諸曹擬議乎卽下減等之教乎等對
曰迹之罪王法所不赦也集賢殿儒生所言道聽之事而已迹之父子
全書彼必未見也而所言如此未足過也然 殿下旣以迹罪爲可減
等願勿令政府諸曹更議卽下特恩之教 上卽命減李迹罪一等杖
一百流三千里配咸吉道慶源府初迹父子失道父行每以書責詆之
子迹亦以書答諍之交相投書乃援引經傳比擬古今人物至於陰陽
術數無不採錄以明己意其書浩煩不可盡錄大意父之責子如吹毛
覓疵小不寬假子之答書如夫子未出於正或累及於祖辭甚悖慢然
而相遇則無異他父子矣一日行見迹答書乃於所居家之栗亭下糊
連數紙手自作書名曰栗亭記事歷舉迹之往昔答書遂逐條詰之

又數迹前行之愆且曰理宜告法司斬汝以謝我父母但惡揚家醜姑
且隱忍止之然祖上傳來田民義不可傳給以其家財奴婢分給他子孫
及孽子蒙哥書尾與背皆著名封緘授蒙哥囑曰汝微劣宜堅蔽此書
以爲後日相爭之助如有欲見者亦當傳書示之迹知之僞造父書如破
前日栗亭之書而均分田民遂與姪孜及弟蒙哥分其田孜以迹僞造
父書告憲司因與訟之言迹不得孜父之事纖毫不諱或附益之憲司
推劾迹所藏書然其筆畫與父手書無異雖使孜蒙哥等見之未辨
其真僞也於是憲司反以孜等爲誣告獄將成矣孜無以明之乃出蒙哥
所藏栗亭記事憲府見之猶惡孜之無禮於叔以爲謀害期親敗亂風
俗請先正其罪然後乃治迹僞造之事 上悉見栗亭之書乃曰今此
僞造父書乃餘事耳父子之間書辭悖慢其罪匪輕遂下義禁府鞠
迹孜及蒙哥迹獄已成而孜之誣告猶爾也蒙哥執其書反覆考之未辨
其僞反疑出於其父之手但撮其數字以爲非父真筆乃曰今以他書
憑考可知矣迹疑懼用小紙書蒙哥所云數字令外孫等考父手書草
藁付標數字以來潛令獄卒入之未及追改而事覺其僞造情狀畢見
其獄遂成迹之杖流慶源也孜追及於路與之詰焉欲并有迹前日所

得土田強成文契因言曰今日佉叔保全軀命者誰之力歟何不以我
為德乎或責之以背恩或脅之以禍福迹不得已從之時人莫不痛憤
致讓寧女督也○司憲府啓兵曹正郎南季瑛擅開城門贖杖一百雖
例當還任然兵曹所掌匪輕且是政曹不宜還任請遷他官 上即令
政府議之政府皆曰季瑛之罪非是故犯可恕也且公罪杖一百還任
之法已成不可輕改從之○甲申司憲府啓比者一二大臣設宴會飲
有中酒而死者乞推劾以警其餘蓋指洪汝方之死也 上曰風聞之
事豈宜舉劾雖舉劾其罪幾何不過答耳且今汝方之死非因醉也還家翌
日叢風而死豈可謂之因酒而死乎宜勿推劾時汝方為司譯院提調禮
曹判書閔義生僉知中樞院事金乙玄亦同為提調乙玄請汝方義生
於其家設宴慰之汝方沉醉倒載還家夜半叢狂翌日乃死○司諫院
啓曰李迹之罪據律合死今減一等臣等切恨之此綱常所係不可不
懲 上曰迹罪雖當死不無可疑罪疑惟輕不亦可乎○議政府據禮
曹呈啓經師等每月講其家禮然皆不通文義或有不能句讀者豈知
喪葬節次乞擇年少者屬風水學並令教習地理諸書依前考講從之
○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校書館篆字肄習之法載在六典然無點陟之

法不肯用心肄習圖書及碑碣篆額能書者少實爲可慮乞自今每月試取及至殿最雖在中下等字學居上等則從字學等第不許貶黜其每居上等十分精熟者不次叙用以勸後來從之○乙酉受常參○司憲府啓曰李迹菲宜處死 殿下特命未減請以法治之又啓辛晉保其罪不細今乃遽赦恐無以懲後 上曰李迹今已斷罪流于慶源矣既已罪之又從而加罪之非王者之用刑也辛晉保則予非私之不得已也○丙戌御勤政殿受朝○骨着兀狄哈金加所應哈等來獻土宜○司諫院亦啓南李瑛不宜還仕本曹乞遷他官不允○丁亥受常參視事○咸吉道都節制使經歷李師曾辭 上引見曰本道乃祖宗興王之地今又防禦最緊徃盡乃心以副予意○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初書筵官十人並以集賢殿官負兼任已有立法後改以集賢殿及各司官吏隨宜兼差令更日入仕各司官吏各有所掌或曠其職又數遞代不得久於書筵之任今後除他官以集賢殿官負二十人分差經筵書筵各十人以其任從之○戊子受常參○降富平府爲縣 上聞富平有溫泉屢遣朝官尋訪吏民隱諱不言故貶降爲縣○己丑受常參○議政府啓管領及外方勸農因公務毆傷人命者依吏典鄉吏例

論決從之○庚寅受常參○命今後每年十一月初一日至十二月
晦日例放宗學因天寒也○傳旨咸吉道都觀察使都節制使古之
帝王有親戎狄者矣然先儒有譏其不謹亦終有受禍者是則以北
狄有大利欲而其心不測故也今野人則與我國接境久矣或有居
境內者其所欲不過衣食而已我太祖自潛邸至於開國撫御野
人推置赤心其女真兀良哈兀狄哈之類有宿衛近侍者頗多今女
真之種稍有武才而侍衛者如馬邊者之類不過數人其兀良哈兀
狄哈之種類皆殘劣之人而無可侍衛者彼不顧自己才否或有怨
之者矣女真之雜居境內者甚衆而兀良哈兀狄哈則居境內者亦
少非我族類境外之人遠使近侍亦非謹慎之道然其中性氣稍醇
武才可觀而其族類有居境內者則使之侍衛不亦可乎卿等體予
至懷女真兀良哈兀狄哈之素居境內者及雖居境外往來效誠者
如有心志醇厚射御有能者擇三四人以充宿衛○辛卯上率群臣
賀聖節如常儀○壬辰進士李寬義等上言略曰國家立進士試
一依生員之例獨於學中俾坐生員之下臣等竊以爲嫌前朝之時
進士之試重而生員之試輕逮至國初革進士而置生員今又置兩

科則固無輕重之殊其入於學中宜當序齒以辨長幼之倫而不計年齒生負則年雖少而坐於上進士則年雖長而坐於下由是爭相陵轢長幼易位伏望特降俞音使進士生負隨其年齒定其坐次則長幼有序而人倫明矣下禮曹擬議以聞○司諫院啓李行家醜甚多宜削謚號前進封章未蒙俞允有所憾焉又申孝昌親犯叛逆今爲風水學提調請收是命 上曰行之謚當時廷臣僉議以贈今何改之且以若等封章議于政府亦無欲改之者毋煩再請孝昌之罪既蒙寬宥又還職牒已通仕路於提調風水學何不可之有再請不允○司憲府啓今聞孝寧大君徵會緇流披覽佛經臣等恐崇佛之漸肇階於此請頒痛禁 上曰孝寧得疾數月今乃稍愈欲行讚經雖非正道因疾而行予何忍禁之○癸巳司諫院上疏曰臣等切謂罪莫大於叛逆政莫先於懲惡未有親犯黨逆而容身於覆載之間者在壬午申孝昌叛逆之狀已明當加極刑 太宗以好生之德只奪職放黜俾全其生 殿下又垂寬典命還職牒息至渥也今又以爲風水學提調齒於搢紳之列臣等以謂孝昌既犯叛逆得罪於 宗社又於風水之學別無所長非能爲有無者則豈可命爲提調重任以駭臣僚

之視聽乎伏望特垂睿鑒亟收是命不允○司宰副正李師孟啓富平人吏品官等不直言温井所在難以推劾即命義禁府鞠前判事南汲鄉吏金雨等五人○僉知中樞院事朴堧上言祀享國之大事也而我國祭壇失其制度往者以臣之請命皆改正別立祭壇監造色委以攻治之事命領議政黃喜戶曹判書安純大提學鄭招府尹洪理爲提調蓋重其事也其時但改正宗廟社稷而其餘中祀小祀共十餘壇則皆未起役逮今八九年間緣國家營繕浩煩寢而不舉然臣以爲祭壇改正宜不在後也且其工作旣無殿宇華構之奢又無斲礪丹雘之侈但布石成埽外設欄墻而已然且視爲不緊累歲淹延甚不可也今若不改仍傳於後則祭所失宜其中先蚕山川二壇雜石成域謹免頽圯其餘諸壇皆爲土丘耳且於壇所皆無欄衛牛羊豕縱橫作穢蕪以狹隘又多傾仄行禮用樂俱失其儀方今禮樂鼎盛制度修明乃於祀典有缺如此不勝痛憤况曾命微臣監其事豈宜苟延歲月終於嘿嘿以累盛朝日新之德乎從之○甲午視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國初建宗廟追王止四代而外親墓祭亦及高曾殊無輕重按前漢外戚傳文帝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以此觀之歷

代外親墓祭止於外祖考妣而無及於高曾願自今外親之墓只祭
祖考祖妣 太祖外親高曾之墓除致祭會置守護二戶並仍其舊只令
繼姓子孫及其邑守令考察從之○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乞免曰
臣之受命於北方已六年矣而願無成效動有失誤不副委命之重俯
仰愧怍憂勞成疾加以衰朽所食日減餘生無幾祿命之說雖未盡信
今冬以後運數尤奇一身成敗無足顧慮邊境安危豈可愬然伏望
聖上諒臣無能憐臣衰病擇遣賢良永康邊民放臣歸田俾終餘年不
勝至願涕泗以聞不允仍諭曰北門管鑰非其人不可任近年以來邊
境稍息人心漸安非卿之成效而何今四鎮新設而未固野人初附而
難信予之期望方深而卿何遽欲辭其任乎其勿辭免以終予望○昌城
都護府使柳江辭引見仍賜弓矢○刑曹啓私奴莫金歐殺人律當處
絞從之○乙未兵曹與政府因咸吉道都節制使所啓議曰九察童
倉世居我境深蒙國家厚恩豈有遁居深處野人之間爲服役於強種之理
乎今此驚動實因無根之言多方開諭使彼知其虛事而自安上計也
如有反側逃匿者則當如都節制使處置慎勿驚動以開邊釁也即以
是回諭都節制使○丙申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温兀狄哈毛季五等五

人及幹采里大也吾羅等七人來獻土宜大也吾羅則權豆妻兄也引見曰汝於遠路艱苦而來對曰上德裡各官各驛館待甚厚不知艱苦仍啓曰父及權豆等皆已死亡小人願終身效誠○清州人崔混有孝行乃授厚陵直○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藩國儀迎詔勅儀注但云備金鼓儀仗鼓樂而無儀仗數我朝迎詔勅時無特造儀仗而大駕儀仗迎引似爲未便謹按正統元年中朝官制郡縣詔勅迎接儀仗傘一橫瓜二鉞斧二瓜槌二劍二令旗二鼓樂分左右此則郡縣之制而其數過少今特造傘一橫瓜四鉞斧四瓜槌四劍四令旗二黃紅蓋各二黃紅扇各四以備詔勅迎接開城府及平壤府依中國郡縣儀仗之數其餘各官毋用儀仗鼓樂但開城府本無樂工每當迎詔勅預送京中樂工從之○丁酉議政府啓女真生徒十二人內精擇六人使之恒居京中於元定迺兒四內用三迺兒互相均差以行勸勵又於北青以北一處令熟知女真文字者一人定爲教訓擇年少聰敏者十人使日受其業留京六人有闕令監司試才上送其通事則本只四人今加定六人令監司精擇北青以北可當子弟各給奉足輪次立番每年仕多者一人於元定一迺兒叙用從之○兵曹啓入番中樞節制使每當入直

互相稱病有乖勤謹奉職之意今後當直者有故則開寫單字親呈承
政院啓達後方許他番中樞節制使代直以嚴宿衛從之○戊戌大
雷電○已亥大雷電○領議政黃喜辭職曰臣職在燮理今當冬月
雷電太甚措躬無地且久在政府老鈍健忘耳聾重聽固無絲毫之
補天變非常老臣所致乞罷臣職右議政許稠亦辭職曰臣本以不才久
叨崇址屢乞骸骨未蒙俞允豈宜謬荷膺恩濫居燮理之職未孚物議
深增愧汗適今仲冬雷電太甚驚惶失措靜思厥由咎實在身况臣年
當致仕疾病又深固知施爲尤切乞骨之情伏望罷臣職事以答天譴
並命近臣還給其第仍教曰近年以來天變屢見非闕大臣實由寡躬
不勝危懼卿等毋欲辭免益加警省○庚子卞孝文所審慶尚道被災
田共一千八百餘結閔恭所審全羅道被災田共一千五百七十餘結
令戶曹與政府議之僉曰連十結被災者乃許免稅黃喜許稠駁議啓
曰惟我國象昇平日久生齒日繁田土則無加於古故耕十結以上者
皆豪富之民有田三四結者蓋亦少矣今連十結以上被災者乃許免
稅九結以下未蒙減租則竊恐貧益貧富益富不唯有不均之歎已知
被災而猶收其稅甚無謂也臣謂三四結以上被災者並減其稅可也古人

云等願為不取繭絲之井鐸不願為矯制發粟之汲黯寧願為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為發粟賑飢之韓韶然則裕民之政取民以寬隱於發粟賑民之外取以古人陳說仰瀆天聰戶曹參判李堅基議曰十結以上被災者率皆一家所耕則免稅可也水邊居民亦各有陸地可耕之田徒審被災之田而免稅則有乖於貢法一宗全損免稅之法依已定貢法試驗何如從僉議○辛丑御勤政政受朝忽刺温指揮監守等九人來獻土宜命饋于朝啓廳○壬寅流星出自天中向北大如壺有白氣○視事○刑曹啓濟州人甫中金元奇並殺人律該處絞從之○癸卯司憲府啓曰大明律云官吏宿倡者杖六十官吏子孫宿倡者罪同本國大小官吏以妓為妾不唯濫穢無節因此夫婦反目父子兄弟乖離雖世修香火之信金石之交相猜陰中者有之且貪污犯贖者多由於此其他背義傷道難可於舉乞自今以妓為妾者一皆禁斷不見時上自大臣下至士庶以妓妾管家事無異嫡妻者頗多有之或因此犯贖或相毆致傷交相為仇士風不美故有此請○司諫院上疏曰天人一理雖微無間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感應之理固不可誣也今我主上發下以仁心而行仁政民之所欲與之聚之所惡罔或施焉

其恤民隱而謹天戒者至矣當休徵日臻以弛 聖上宵旰之憂矣近年以來水旱相仍飢饉荐臻逮于今年春夏元陽繼以淫霖連月水害又當一陽來復之節隱雷轟轟震電曄曄何謹告之屢彰若是乎臣等俱以庸資承乏諫臣靜思其由固無可言之事矣昔成湯遇災六事自責遂成泰和之治周宣閔雨側身修行終致中興之業古之聖王治化已洽民生已寧戒謹恐懼憂勤惕慮如是之切方今刑政雖無所失民情雖無所壅然 殿下勿謂吾治已足而猶愆治化之未洽勿謂吾民已安而猶慮民生之未泰夙夜甯畏克勤天戒思所以弭災變而致泰和之道此臣等之至願也敢以一二管見仰瀆天聰伏惟睿鑑裁擇一法立所以行之非徒文具而已領經筵知經筵之職與夫諫官入侍之法載在六典而近年以來或參贊官以下入侍自知經筵以上及諫官絕無侍講之時雖 殿下天性聰明聖學緝熙固無待於臣僚之進講然已成良法徒為文具非所以示後也願自今日御經筵領經筵以下與諫官輪日入侍一如六典所載講明道義一世子國之儲貳教養之方不可不重故我世子就學之初書筵官四品以上行禮世子答禮五品以下雖無答禮亦必升堂行禮賓客之入世子出戶迎入肅恭行禮是

乃謙恭降屈禮接賢士薰陶德性之美意也頃者更定禮制書筵官自
三品以下於庭下北面再拜而後升堂侍講賓客之入世子仍於坐前
立待殊無前日謙抑之貌今我世子德性堅定學問日進常自屈下以
禮待人絕無可言之弊至於後世徒以勢位之尊不肯屈下則將恐講
官雖欲討論經籍開教聰明情志隔碍不能自伸願自今世子待賓師僚
友一如就學之初其進講節次亦依屬典所載每日四次出講自視膳問
安之外常接僚佐以成日新之德一設險守國大易明訓今各道城子
命都巡察使遍觀然後修築是誠安不忘危之至慮也頃者巡察之命
屢下而人之所見不同故或不論民情之好惡不察地勢之便否各執
所見一邑之城累次改築若非神使而鬼役豈不召怨而傷和乎是則
巡察之屢遣有乖於利民之本意也苟察其地之宜計其民之情則雖
委之監司節制足矣奚待巡察之再行然後定也巡察使同其道監司
節制使處置使而行供頓勞費曷可勝云况所觀城基雖今日已定而
他日改易亦未可知乎願自今除巡察之命令其道監司同節制使將
前日已定城基聽民所願待其豐稔之期而築之則襟袍不至䟽闊而
固國安民之道得矣一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允進上服御之物尚衣院

掌之工作之事繕工監掌之罔有遺失乃於尚衣院傍置雕刻房紫門
繕工監內弓房令宦者主之監掌日久旁無忌憚之人則豈無憚公營
私之弊乎願自今弓矢之造雕刻之作委諸尚衣院繕工監掌之勿令
宦官參之一元典一款云州郡庶務一委都觀察使以責其成雜冗使
命不許發遣是乃慮驛路之凋弊省州縣之供費也近年以來使命寔繁
殘鄉破驛之吏困於送迎願自今如點羊點牛點馬點船雜冗使命不
許發遣委之監司以責其成一守令近民之職其任至重州牧府尹乃
界首之官事煩務劇國家每重其選或以二品以上差遣然膺是選者
率皆年高益官之初銳志治民凡其簿書罔不親閱至星霜屢變氣力
寢衰則目昏耳聾賦役詞訟委諸鄉吏甚者以爲前程已盡更有何望
犯法敗露者有之又死於任所以貽送終之弊者亦有之此皆臣等所目
擊也願自今二品以上則勿責六年之久只任三年一守令遠父母兄弟
辛勤考滿乃受京職未幾還受外任者頗多若非以老親之故而自願
之則是貪墨之徒也非其情願而受之則亦非出入均勞之義願自今
從外任授京職非以親故自願勿速叙外一懷土常物之大情近者推
刷下三道富實鄉戶徙入後門以實邊郡推刷之官未能家至戶搜

或富者脫免貧者先登在路豈不起怨傷和乎願自今鄉愿土豪或廣
占田莊或隱匿民丁或作妾公私婢子以逞其慾或招群乞糴或放穀
殖貨耗民專利如此之輩尋訪揆究聲罪調遣則去者服辜而無怨對
之心居者知戒而戢貪暴之風矣一各處關津官船體大數少每當冬
月冰凝之初津人別用輕快私船以不較斗升要取其稅行旅競渡倍
出其直雖津官亭長莫之禁焉非唯國家惠政不及於民逋亡之人未
由禁制乞各處津關加設輕快船隻如有敢用私船取利者許入陳告
痛純以法一小民怨咨切於寒暑國家藏冰例役畿內至今年又役忠
瀟江原兩道烟戶遠近之民賣糧在途待其堅冰曠日留宿飢寒迫身其
苦莫甚夫藏冰本欲調燮愆伏以召和氣而先使民起怨於沍寒之日
可乎願自今量減頒冰之數仍減冰庫閒架毋役烟戶 上覽疏謂承
政院曰今諫院所上頒經筵知經筵及諫官侍講之條其言誠善予於
即位之初令二品以上及諫官並侍經筵後患風疾獻議者以為但日
御經筵為貴耳不必二品以上侍講也故今參贊官以下侍講而停二
品以上侍講之制我 太祖時劉敞 太宗時金科每日進講不必二
品以上及諫官侍講而學問日就矣予亦以為二品以上有如權近下

季良等名儒則必須與之講論可也若無如是之人則何必二品以上侍講乎且集賢殿專爲經筵而置此條不必從也其言書筵官行禮及世子講學之節善矣予爲世子時四品以上各禮五品以下升堂行禮中國歷代之制太子僚屬甚盛擅爲之事亦多非我國世子之比也頃者詳考古制賓客以下稱臣依此已定禮度不可輕改古人有言曰父子之間當日相親近讓寧爲世子進謂有節其後不無過失不得入見日以踈隔此予之所親見也予日與世子三次共膳膳罷後大君等講論於案前予亦受學於晉陽大君此亦不無有助或日吳後與大君等射後園四次出講勢所難爲此條不必從也其言勿遣巡察使之條前此因臣僚獻議東西兩界置巡察使其後亦有欲罷之者若欲成大事小弊不足計也令監司節制使審定之說誠爲有理然監司節制使期滿則屢更誰有以遠之計乎巡察使亦屢更崔閔德鄭欽之趙未生是已然巡察使則終身以爲己任豈無以遠之計乎巡察使之遣策之善者然令政府議之其言雕刻房內弓房勿令宦寺掌參之條夫雕刻房之設非爲作玩好之物也但造服御所用轎子交床等物況今已屬尚衣院此則諫院不知而言之也內弓房則一箭之羽一弓之絃不必動

頌承政院故特設之耳古普宦者招權之弊不必言也以國初言之我
太祖深見前朝之弊以抑宦者而猶有金師幸曹恂之輩然未善終太
宗之時崔閑盧希鳳等掌出納皆職高者也予今使田均金忠等出納
言語此年少而職微者也豈有招權擅柄之宦者乎此亦不究而言之
也其言雜冗使命勿許發遣專委監司責成之條令政府議之其言二
品以上年老守令勿責六年之久許於三年遞任之條夫人臣職分但
竭心力不計己私斃而後已也二品以上職位已高或有怠於王事者
諫官必親見而言之也年幾七十者勿任守令雖有成法近有李垠
之於慶州吏曹注擬而啓之今後年近七十者令吏曹勿令注擬何如
令政府議之其言守令考滿受京職者勿速補外此條是矣令政府
議之其言量減頒冰之條先儒有言曰十二月陽氣在下則納冰於地
中至於四月陽氣畢達冰於是大發此申豐陰助李氏之說也然蘇氏引
而言之以明周家鑿冰之義唯胡氏云輔相燮調之一事耳不專恃此而爲
治也以我國言之足爲三千里之地豈以一處藏冰爲可燮調一國陰
陽之理乎然亦不可謂無此理也藏冰閒架之數趙從生爲知申事請
減一二閒予於其時以爲藏冰大事也意欲不減而終乃兄之老病喪

浴冰無不及古制也而今日冰之所及唯二品以上喪耳申商爲禮曹判書請建內冰庫以備夏署魚肉之不臭若言冰之無用則南方人亦能過夏雖無冰亦無害也若曰冰不可無則不可瑣瑣藏之况有中
國之使則署日飲膳尤不可無量減藏冰之議何如此條姑勿議之其
言入居鄉吏以有罪者刷遣之條富戶尚難推刷有罪者焉能盡刷乎
然令政府議之政府僉議以爲難冗使命勿許發遣條可依上言二品
以上守令三年遞任條但勿差年老者依舊六期爲便從之○甲辰傳
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火炮之於應敵其利大矣倭寇野人之所
畏者在此然戰則火炮軍爲先鋒故人甚厭之欲避火炮軍而投他役
者多矣今遣教習官檢察四鎮火炮之虛實卿其知會予思使人樂爲
火炮軍之術無如誘以官爵也其火炮軍之年月最久者試其才輒補
土官何如卿與觀察使商推以啓宗瑞等回啓四鎮及營屬火炮軍甲山
火炮軍等每年試以二百步三矢一矢以上中者二矢以上直過者
者爲上等一矢以上直過者二矢以上入標內者爲中等通計三年上
多者良人則土官叙用賤人則賞縣布五匹中多及年月最久者賞縣
布三匹勸勵何如○乙巳刑曹啓金安首謀逃入茂陵島律當處絞其

餘從者請並徙鏡城從之○兵曹啓軍器輕重長短各有定制今因點
檢諸道烟戶軍器凡鐵冶竹木工匠浮薄之徒爭欲乘時射利如環刀
片箭之類製造不精列置市肆誑誘愚民收價甚高今後上項軍器毋
令買賣市肆今漢城府京市署痛禁違者重論從之○丙午御勤政殿
受朝○藝文大提學權躔辭職曰臣自少多病今踰五十衰憊益甚去
夏使還之後力疾供職又得食傷之疾證甚危急命醫賜藥多方救活
乃得平安出仕三數日又復發作如是者至於再三勢輒增劇全不進食
日益困憊恐至難醫請罷臣職安心藥餌永蒙 上德不允○忽刺溫指
揮所郎巨等二十二人來獻土宜○丁未 上率王世子及文武群臣行
冬至望闕賀禮 御勤政殿受群臣賀議政府進表裏鞍馬各道進箋
及方物○判義州牧事李孟昫上箋謝賜衣○戊申御經筵○議政府
啓獄囚庇護之法載在令甲猶慮未至屢降德音務令矜恤然而近年
以來外方獄囚殞亡相繼竊疑典守官吏陞黜之法未立故怠於奉行
耳願自今如有死者監司精加按驗其或拷訊違制飢寒迫切醫治不勤
而致死者其守令隨即科罪罷黜若放於曖昧未得結案而一年二人
致死者至殿最時憑考施行義禁府典獄罪囚致死令憲府推劾以

爲恒式京外獄卒亦依吏典爲首條論決從之○已酉視事○御經筵○
庚戌親傳朔祭香祝○上命集賢殿撰集韓柳文註釋書成命應教南
秀文跋之其辭曰唐韓柳氏所著文章雄偉雅健傑立宇宙實萬世作
者之軌範也是以朱文公嘗語後生曰若將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
文章然二書皆文深字奇注解無慮數百家而盛行于世者韓有二本朱
子校本字正而註略五百家注本注詳而字訛柳亦有二本其增廣注
釋音辯又不如五百家之詳也讀者就此較彼未易領會正統戊午夏
殿下命集賢殿副提學臣崔萬理直提學臣金鑽博士臣李永瑞成均
司藝臣趙頌等會粹爲一以便披閱韓主朱本逐節先書考異其元註
入句未斷者移入句終五百家註及韓醇誥訓更采詳備者節附考異
之下白書附註以別之柳主增註音辯亦取五百家註韓醇誥訓詳備
者增補句暢其旨字究其訓開卷一覽昭若發矇既徹編以進合鑄字
所印布中外爰命臣秀文跋其卷後臣伏覩 殿下以緝熙聖學丕闡
文教允諸經史悉印悉頒又慮詞體之不古發揮二書嘉惠儒士使之
研經史以咀其實追韓柳以撝其華其所以右文育材者可謂無所不
用其極矣將見文風益振英才輩出煥然黼黻大平之業而我國家文

物之盛炳耀千古也無疑矣○十二月辛亥朔御經筵○韓采里千戶
豆難等四人來獻土宜○集賢殿啓禮衛大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
雖當祭必告以此觀之大臣之卒當祭則不以聞不當祭則以聞明矣
又春秋有事于武宮齋入而叔弓卒去樂卒事先儒以爲可也臣等竊
謂宗廟親享已詣享所齋宮謂之當祭可也雖攝行若已傳香則亦
謂之當祭可也乞自今當祭則雖有大臣之喪必俟祭畢以聞如不當
祭宜即以所聞舉哀停朝女儀更卜日以祭若當祭之時蒞事大臣如
有叔弓之變則去樂卒事定為恒式杜稷原廟亦依此例上令政府
禮曹同議以聞○壬子刑曹啓私奴升通殺人律該處斬從之○癸丑
以譏爲瑞山君韓確中樞院使權提知中樞院事吳陞藝文大提學李
明德藝文提學朴安臣吏曹參判權專工曹參判鄭麟趾刑曹參判元
昌命同知敦寧府事曹致柳忠訥許咳中樞院副使趙瑞康刑曹參議
楊厚尹祥僉知中樞院事○甲寅御經筵○司諫院啓曰韓確延慶罪
皆匪輕而但免職事已爲幸矣曾未數月還除本職李致雖受笞罪原
其心謀我骨肉陷叔父於死地宜不得列於朝行免官未踰月而還其
職楊厚逞其貪欲當受重罪特蒙聖恩但免職事今亦未久而除職

臣等以謂如此則恐無勸懲之道矣且大曹郎官須滿三十朔乃遷他官而吏曹佐郎朴仲孫戶曹佐郎柳士枝今未滿朔陞品遷官有違立法之意上曰韓確之請延慶之從非有意也出於迫切之情情固可恕楊厚之罪豈爲永不叙用哉李迹之罪非自李孜而發也迹既得罪於其父見絕於族親罵父不孝之罪豈終不赦哉皆其自取又何辜李孜仲孫士枝之遷因一時窳闕之隘而予特命遷亦何戾於立法乎○乙卯御經筵○丙辰 王妃乘輦備儀仗幸大夫人安氏第獻壽○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今安 王世子胎于基川其路次儀仗用青陽織一樓子一香亭子一烏杖十六所過州縣大門正廳及胎所俱結綵各道監司守令備金鼓儀仗以公服郊迎毋得越境安胎使奉胎至各官安于正廳當中近北安胎使就東向西立觀察使以下大小使臣及外官以公服入庭行再拜從之○丁巳視事諸臣皆退謂都承旨金墩曰李叔蕃於定社佐命之際功莫大焉及 太宗朝輔佐亦多若能保全則配享必矣叔蕃行止局量非庸流也然學問未精性且狂率予外家之事在卿未仕之時應未及知讓寧長於外家諸舅皆注意於讓寧當其時讓寧失德之迹未著然於諸弟頗有猜心而發於言語 太宗怒焉

河崙與予外祖交契最深每扶佑於閔氏諸舅在僭不道叔蕃力排閔氏於是河崙叔蕃朋黨分之閔氏敗後叔蕃柳亮等啓曰世子將必惡臣等矣臣等請屢見於世子原其情則罪固不小矣然予心以謂叔蕃非有今將之心也親啓於太宗豈有他心乎亮既保全叔蕃將何罪焉崙之爲人予及知之學問之博政事之才雖有宰相體然乏清介事多模稜每於啓事之時至於閭闔請托移日具陳不顧聖躬之勞以予思之難以保全也而太宗能保全焉一日崙及叔蕃同入啓事移時叔蕃於崙職卑故先出潛伏階下而窺聽崙復啓何事崙出下殿見叔蕃之伏曰令公在此矣太宗怒之論其情死有餘辜矣然但窺聽崙啓何事而已尹抵滑稽無操一日太宗謂抵曰惟予功臣輩何乃樹黨乎抵數衍太宗未教之言以語叔蕃一日叔蕃進見怒形於色太宗問之乃知聞抵言而作於色也崙首建尊堤開鑿之議或曰可開或曰不可開議論紛紜不一太宗南巡將臨尊堤親視可否隨駕大小臣僚各陳所見議論不齊叔蕃獨不言太宗怒謂叔蕃曰卿大臣也而獨不言何歟叔蕃不得已對曰明日將親臨矣及其親臨也不扈駕而往于他處太宗怒之然此亦慈崙之所爲耳叔蕃素與盲人河千景善及

千景犯罪當誅叔蕃必欲生之托于世子舅金漢老孝寧舅鄭易及子
之舅曰千景罪非奸所捕獲不可律外行刑漢老語讓寧易亦言于孝
寧子舅謂予詳言叔蕃請托始末予啓之 太宗亦怒此不在罪名矣
太宗欲內禪于讓寧叔蕃從焉其意欲從 太宗逸遊也及國人之不
從也叔蕃亦力陳不可至謂我兄弟曰上何以至此其後 太宗禪位
笑曰叔蕃初欲內禪而終反不可其心不過與我遊耳 太宗既笑其
所爲矣非必欲罪之也睦仁海之事則叔蕃固無罪焉叔蕃以狂率之
性有恃寵之心驕恣無禮以犯天怒未有不忠之志也 太宗爲 太
上王赦黃喜等時以爲叔蕃功甚大矣予欲復用然其罪大故不果耳
古人云功過當相准又云雖有其罪以功掩之漢楊惲以宰相之子驕
恣不法至有恣言以致於死以今觀之楊惲之死誠是矣先儒以爲殺
之過矣然 太宗旣不用矣予豈有復用之心哉予心以謂使之京外
從便可矣若不可於京中則量移京畿亦可矣卿與兩議政議之○戊
午幸東郊觀放鷹○議政府啓國初承高麗之制大臣禮葬路祭二
品以上皆會依舊制議政府六曹皆會致祭從之○己未御經筵○兵
曹參判辛引孫辭職曰臣自祖父世荷國恩皆登省府臣席餘蔭偏

承 上息出身史翰歷仕臺諫政曹雖乏報効然告身則略無阻滯是
乃一時僚友所共知也臣第二子繼祖以廣興倉副使遷司憲監察
告身暑經之際諫院越一次憲府越二次迄今踰月阻滯不暑且繼祖
娶行上護軍鄭叅之女臣反復思之臣與叅之內外家世無累及之故况
曾有教旨系于賤口外高麗時事勿許舉議開國以後事擬議施行如
有異議初坐通議以爲恒式臣息繼祖告身至再不出必有其故但臣
性本褊急且無才識蒙恩大過以叨近職自速群謗又陞樞秩不孚人
望是必累在臣身臣職忝政曹與臺省爲一體不宜包羞忍恥覩面立
朝以玷士風乞免臣職 上曰憲府不知矣予當說之司憲府以引
孫爲都承旨時多納賂遺其於生日判中樞院事李順蒙贈米五十石
鑰鉢十事其他使妻妾密遺段絹者甚多且爲慶尚道監司時受順蒙
租一百石段子衣一領故不經暑繼祖告身引孫憤怨避嫌托言世系
皆爲顯達修飾上書○辛酉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温兀者右衛都指
揮事桑吉塔等遣都里也等五人來獻土宜賜衣服鞍子絲布席子等
物有差○御經筵○壬戌李叔蕃來自咸陽配所命賜米十石衣一襲
及酒肉○司憲府啓曰叔蕃得罪於 太宗論以不忠放竄于外臣子

之所共知也奈何招致于京乞速命還以塞臣子之望 上曰叔蕃之
召必有其故若永留于京則予豈敢獨斷哉將議諸大臣而定耳爾等
何不徐觀事之始終汲汲論請若此哉○癸亥御經筵 上謂金墩曰知
戊寅庚辰年間事者無有如叔蕃者其時功臣儻皆未死應不及叔蕃
之所知也况管已死乎一二日間未能盡問予欲親問之矣然意俄頃
間未盡言也私第則不可卿於公館累日對坐詳問輒書可也墩對曰
紫門繕工監有溫房 上曰可矣臘祭後使叔蕃朝詣暮還令司饗房
供饌卿接之累日徐徐詳問不要匆遽○司諫院啓李叔蕃不宜招致
于京 上曰招來必有其意爾等徐觀之○甲子御經筵親傳望祭香
祝○乙丑御經筵講訖 上曰不娶同姓古之法也而我國之風雖同
姓籍貫異則娶之曰非同宗也至於宗室駙馬亦娶同姓以為非我一
姓也然而中國人常曰惟爾朝鮮不辨同姓且分封別邑籍鄉雖異其
初則未知也曩者嘉禮之時國家欲以政丞李原女子納以為嬪後更
議以為未可也遂不納但臣僚之家未革娶同姓之風耳又曰經與史
體用相須不可偏廢然今學者或有牽於窮經而不讀史學其學經書
者或鶩於諸家輯釋而不究本文與朱子輯註朱子輯註至為詳備一

時之人以爲過於詳也若大全諸家集解教訓博士則見而訓之可也
侍講官安止對曰經則體史則用固不以偏廢而至於施諸事業則史
爲功要也○司憲掌令李師元啓近聞叔蕃蒙賜衣服叔蕃之罪大矣不
宜厚待之如此 上曰死罪之人在獄尚或官給衣食叔蕃罪不及死
雖賜衣服何不可之有師元復啓曰叔蕃得罪太宗而待之過厚耳
非謂不可賜衣服也○丙寅御經筵○東良比兀良峇指揮都時等四
人來獻土宜○戊辰御經筵○全羅道沃溝臨陂感悅萬頃龍安金溝
益山等官地震○議政府啓今承教旨中外獄囚連連暴死深慮獄官
失於救護每令中外典獄之官嚴加考察獄囚殞命者有加無減予惟
獄囚殞命非獨拷訊過度實由犴獄陝隘祈寒暑雨未免辛苦因此生
病多致殞命誠可憫憫悲或垣墻低微糾察緩弛踰越在逃者亦不少矣
欲使廣築垣墻修葺房屋栽植樹木祈寒盛暑任意經過又外設棘林
重門固守使不得踰越如此條件備悉無遺擬議以聞臣等反復參詳
更無他條伏望一依教旨並於農隙無弊造築但外方各官獄卒率以
爲賤以單寒之徒爲之故誅求囚徒侵害萬端以致飢寒而死吏輩視
爲常事不即告舉今後各官爲頭戶長及記官例兼掌獄之任如有

曰徒不當死而死或踰越在逃者則戶長記官爲首論罪每於行臺叢
遣糾察犴獄從之○是年稽京中戶一萬八千四百二十二城底十里一
千九百三十○已戶視事○金城縣監鄭湖然真實監金堆等辭引見
曰義倉歛散之法不可不慎民之饑饉專繫於此徃盡乃心○僉知中
樞院事朴堧上言其略曰壇壝失制不宜仍舊諸祀皆然風雲雷雨
尤甚焉是神也最關造化動有災祥古人重其祀各立壇壝奉之神亦
專享其如未嘗雜以他位也禮極其盛而樂亦稱焉天子用宮懸
之奏諸侯舉軒架之樂歷代皆然崇奉極矣我朝不考歷代侯王通行
之制只據洪武禮制爲定臣觀其制非爲五等諸侯設也是乃洪武初
年頒行州府郡縣境內可行之祀耳非正禮也我國於諸祀禮皆用王
侯之制而獨於天神之祭何乃捨正禮而從苟簡棄侯度而擬州縣乎
姑以不宜之尤者言之風雲雷雨同壇而祭已失矣又以山川城隍之神
與天神皆南面一行設位混而祭之何其褻也又削風師雲師雷師雨
師之師字只題風雲雷雨四字於一木牌而爲神主止陳一位之饌祭之
則四位天神共享一器之食也我國諸祀之壇未有諸位合爲一主同
享一器者也獵於天神削其獮又殺其奠是乃侮慢不敬之甚歟且樂

用侯國軒架之盛而祭用州縣苟簡之儀又何義也若甘於卑下以州縣之儀爲是也則樂用侯國之制大相反矣樂用軒架爲得正也則其立壇承祀不當以州縣之儀自擬也禮樂相反顛倒矛盾又若是會謂我聖朝有如此之謬舉乎其春祈秋報之享又果有陰陽調順之一驗乎又我朝曾有祀天之禮立圓壇之儀累歲行事乃以違侯度之故止而不行已有年矣唯此風雲雷雨之壇乃聖上敬祀天神之所也尤宜汲汲改正不綏終日者也往年臣以此弊具辭請改以廟議不協未蒙允可已經十餘年而腐心抱憤不能自己今幸營繕間歇歲又稍登祭壇改正時亦宜矣况臣身居祭壇之任志在俎豆之間不能終默再瀆天聰其風師雨師置壇之所則古人據王都以星宿方隅爲定今若其方險阨不可置壇則圓壇之洞樹木叢茂人居隔絕洞府寬深宜壇處非一於祭天之洞仍立天神之壇不亦可乎如此則三壇蔽器之所共立一庫壇直以子合力供祭亦甚便當正其壇所各專所尊則何必據都城方隅置壇然後神享其祀乎其昔日祭所仍修爲山川之壇亦可矣願 聖主斷宸衷勿咨群議畢新一代之制以垂萬世不勝幸甚

上令禮曹與政府同議李堅基議風雲雷雨依歷代祀典各置方位致

祭依上言施行壇壝亦依古文造築何如安崇善辛引孫等議洪武禮制同壇致祭本朝遵行已久似難輕改然謹稽文獻通考周唐之制風雨之師城東城西各壇致祭宋大中祥符二年令禮官考議置風伯壇于杜東雨師壇于社西至正條格前朝詳定古今禮風師壇在城東北雨師壇在城西南風雨之神置諸方位歷代皆然依上言施行申緊議風雲雷雨師各壇祭自周至元未嘗有改今山川壇引而祭之恐非禮神誠敬之義洪武禮制止言府州縣之義似不必拘泥依上言施行何如閔義生議歷代祀典無山川壇但於洪武三年帝遣道士徐師昊祀高麗山川師昊至國設壇城南引大華嶽神及諸山之神大南海神及諸水之神以祭然則太祖皇帝初不以高麗山川為府州縣儀而致祭又無及於風雲雷雨與城隍不知何時始合於山川壇意以洪武禮制州縣儀以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合而祭之因此本朝山川壇以風雲雷雨引而合祭然洪武禮制州府之儀非侯國之事也且以天神並列於山川城隍非獨古無其文亦失尊卑之序又於天神四位只設一件饌物一箇酒爵恐非誠敬之至乞依上言施行壇壝則依古文各於方位造築何如鄭麟趾議風雲雷雨依洪武禮制仍舊於山川壇合祭

若依古制山川之神皆無享祀之文又無別置山川城隍壇春秋合祭之文且國祭嶽海瀆山川列郡城隍皆令春秋致祭不宜復祭於風雲之壇宜當改正姑依朝廷之制施行但壇壇位版法制更考嚴正修飾何如沈道源崔士康成抑皇甫仁等議古制風師雨師之祀處與日雖異皆是天子之事未有明言通行侯國之文且於洪武禮制風雲雷雨山川城隍之神九各布政司府州縣皆令合祭豈無所據布政司制度豈下於侯國乎豈可輕議時王之制而更改乎宜仍舊但當各設風師雨師雷師之位奠饌與爵亦當各設河演李孟昉等議曰臣議與仁等同但洪武禮制所載雲師除去未便依舊并設雲師何如許稠黃喜等議山川壇祭禮元是時王之制似難輕議但洪武禮制儀注風雲雷雨帛四山川帛二不言爵數竊疑雖不言爵數言帛數用以包爵數今祭風雲雷雨只用一爵山川只用一爵有所未備爵數宜依帛數每神各用一爵此外節次並依洪武禮制施行何如啓從黃喜等之議○刑曹啓江西囚金末應豆金雙龍朴甘金李興實金居次里等強盜律該斬從之○庚午忠清道經歷崔敬明辭引見曰本道今年禾穀雖云稍稔近因飢饉民尚艱食義倉出納最爲重事○親傳臘享香祝上謂金壤

曰李叔蕃從便兩議政云何墩對曰黃喜許稠皆以爲外方從便可也
上曰然則當令就便外方矣汝可拔舉叔蕃罪名見臺諫長官言之叔
蕃功甚大矣 太宗每每不忘于所親聞也其河千景免死之請旣不
著於罪名勿與臺諫言之墩見大司憲南智言之智曰前日未知叔蕃
罪名但聞有令將之心今聞 上教乃知其罪然就便京畿則不可也
墩曰 上令臣論臺諫耳不與議其可否也智曰請因便啓之又見左
司諫朴仲林言之仲林言 太宗既不赦之矣請勿從便墩又曰但今
論之耳不與議其可否也○義禁府啓良女地藏與奸夫同謀殺本夫
情涉疑似 上令諸臣議之或云當死或云不當死命屬咸吉道會寧
官婢○辛未御勤政殿受朝野人忽刺温指揮毛堂哈等十三人辭引
見慰諭賜衣服表裏鞍馬有差○癸酉辛東郊觀放鷹○甲戌命刑曹
叅判鄭麟趾偕中樞院使權躡副提學安止叅掌事大文書○司諫院
右叅納皇甫恭啓曰李叔蕃到京日以賜與稠重且頻詰闕不合輿情
宜速遣還 上曰給傳招來爲有所問何輕聽若等之言即還送乎又
啓曰執政官吏有相避者如有不得已遷轉則具錄移文臺省已有定
法間有不然者故請改除科罪 上以爲新法而不見臣等以爲此非

新法往年已立其法特復舉行耳乞從前日之請 上曰知之矣○司
憲府啓義禁府典獄署囚人如有致死者須即報府令漢城府檢覆方
許埋葬從之○僉知中樞院事朴堧上言曰自今年臘享九祭享奠饌飯
羹餅餌之屬勿令預設依 文昭殿例臨時供進據更點以限其時立
掌饌以委其任悉稷稻梁羹餅等物須以極熟爲節香臭方升而後請
行事下禮曹與議政府同議領議政黃喜等議本朝依宋朝時享儀前
五刻 宗廟令典祀官帥其屬入實饌具丑前一刻行事四更一點其
間時刻甚迫飯羹餅餌若臨時陳設則恐不及時以至失禮况牛羊腸
胃肺豕膚臨時熟薦且 宗廟生薦犧牲與原廟不同依舊制於三更三
點入實饌具他奠物爲先入實飯羹餅餌最後陳設毋令前夕預設從
之○乙亥昌城府使金仁岡辭引見仍賜弓矢○平安道都節制使李
藏上言臣性本庸愚無有異能但蒙 上知位至宰相措躬無地今又
忝承重寄夙夜祗懼欲報 上德然臣母年八十六歲年深疾篤餘生
無日日夕思念臣亦以曠定省未供子職難忘烏鳥之情乞罷臣職以
養老母餘生不允○議政府據刑曹呈啓京外獄訟決折案牘繁多其
文案多至百餘張拙書吏胥之徒未能及期傳寫因此未即啓達獄囚

留滯乞自今究其本末撮其要辭略抄以啓別封元文呈諸承政院以
備憑考非獨刑曹凡各曹報府之文亦撮其要辭粘連元本報府然
詳元本無有差失則啓依所報如有差失本府更加修正啓達差誤官
吏令憲府論劾從之○刑曹啓私奴德松發其主之殯開棺盜衣服與
海囚波豆殺其姨夫律皆處斬從之○丙子視事經筵○曲宴於內殿
○議政府據軍器監提調上言啓曰火藥庫專委兼官輪次直宿然無
貶黜多托故不肯入直自今兼官雖服制忌日亦令入直且當褒貶時
依錄官例考其勤慢以爲褒貶而勸懲之從之○戊寅聖節使李養回
自京師○己卯柳經筵○放火炮于慶會樓前

(B)
732.55
4724
[v.4]
no.26
0163684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26